

卷七

諸傳摘玄

軒渠錄

戎膜間談

牧豎間談

豹隱記談

夢溪筆談

佩楚軒客談

桂苑聚談

筆航記談

錢唐遺事

雞林類事

卷八

玉澗雜書

野客聚書

貴耳集

緝略

捫蝨新語

玉金清話

避暑錄話

明道雜誌

松漠紀聞

黃明書

虜廷事實

桂朴子

恩雅雜抄

壺

說郛

七之八

黃永清

說郛卷第七

神仙傳

諸傳摘玄

陶隱居遇神仙桓問曰君之陰工著矣然所修本草用蝨蟲水蛭  
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王次仲

篆爲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使者并  
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翻墮與使者始皇 因名其山曰落

翻山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十二人二千萬人又能噓水與雲聚壤成山刺

地成淵

續仙傳

唐司馬承禎善篆別為一跡名金剪書隱居天台玉霄峰

瑋曰白雲子睿宗召見既端朝士送以詩編為白雲記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行不蹉跌人謂之  
睡仙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碎去諸子威曰即君傳

道尚聞兩塵開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刘仙傳

華山絕頂有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鈎戈夫人右

手捲武帝發其手得玉鈎後害之命尸不冷而香氣不絕者一月

生子是謂昭帝七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云

仙傳拾遺

木公與玉女更投巫焉一投千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罾手監反

噓言問曰梟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咲

楊什伍廣漢什邡人有考治之法玄宗令尋太真妃於東海蓬

萊頂見之太真妃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大陽朱宮真人

後一紀復合上皇因賜什伍名通幽

王氏神仙傳

杜光庭

王喬有三人王子晉王喬有棄令王喬有食肉芝王喬皆神仙海

姓名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非仙才灵骨莫能致也王

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灵仙祠

高士傳

皇甫謐

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市蜀有富人羅冲與之善何可以不仕  
遵曰無以司發冲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  
子不足柰何以不足秦有餘冲曰吾有孟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  
謬矣遵曰木然而前宿子家人定而投未息尚瞑皆興晝夜汲  
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塵埃  
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子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貧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亦不仕

高道傳

賈善翔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執枕忽聞小兒誦經聲冷如金  
玉天師窺之額上有小司如錢光照一席逼而听之乃承禎腦中声  
也明皇問萊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果嘗  
乘一白馱日行數萬里外即疊之其厚如紙置金箱中以水  
喫之復成馱矣

高僧傳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白称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遺我来勸勉其意鬼執志堅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  
逝囊兒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真

孝子傳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担礮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來帶垂泣躬自耕墾義熙中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與保曰吾還當婚冠值咸 喪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奉言流涕展勤少失父與母居時多蚊勤卧母床下以身當之

名臣傳

寇準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剪竹挿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

元昊叛狄青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関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一以足以敵萬也

烈士傳

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壁一双秦王大怒將朱亥着猛獸圈中亥瞑目視之皆裂血出濺猛獸終不敢動

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曰

益都耆舊傳

楊甲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甲甲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

益都耆舊傳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言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太尉

壽少過相師：曰凡鼻為氣戶，君鼻大貴之象。

陳留耆舊傳

圉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召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汝南先賢傳

鄭君居千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咏詩常方坐於陂側以蓆段為席常隨於杞柳之陰

周變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楚樂有先人草庐在於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食則不食也

廣州先賢傳

丁蜜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粟不食

陳留風俗傳

小黄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酒濯入

浴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灵夫人

浚儀有師曠倉頡城：上有列仙吹臺

扶南傳

南海郡多荔枝樹荔枝為名以其結為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剗取其枝故以為名

杜蘭香別傳

杜蘭香白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教詣張傳年十七望見  
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遺授配君不可敬從傳先改  
名碩碩

萱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  
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灵岳持遊雲霄  
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宫外飄輪送我来旦復恥塵穢從我與  
福俱懽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且来復作詩曰逍遙雲務間  
吁嗟發九疑流女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署孫子三枝大如雞子  
云食此令君不畏風破碎寒温碩食二飲留不肯令碩尽食

言本為君作妻情无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童太歲東方郊  
當還求君蘭香降張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磨自可愈疾  
淫祀無益蘭香以藥為消磨

漢武內傳

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来問帝東方朔此何人朔  
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雲中  
有簫鼓声王母乘紫雲車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身長一丈  
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盤盛桃七枚帝食之其美母曰此桃三  
千年一結實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双成吹雲和之  
笛許飛璫鼓灵虛之簧安法要歌六灵之典帝叩頭曰徹受

盾不才沉淪流俗政事名缺兆民不知仰慕灵仙幸瞻上聖是臣  
宿命合得度世母曰汝恣欲淫乱殺伐奢侈欲解脫三尺全身  
久久難可得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地為血化為液三化  
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盈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  
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变化則道成  
則位為有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

王母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劉做好道適來視之徹了似可  
成進然形漫神穢五臟不淳肉多精少三屍攙乱恐非仙才客  
主對坐悒悒不樂天人可暫來須臾侍女返云阿環再并上問  
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先被太上帝

君勅詣玄洲校定天元正是暫住如是當還時須天人主從官文武千  
餘人皆女子天人可二十餘服赤霞之袍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  
戴九灵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  
之劍

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祠神亦為勤矣然汝  
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捨於榮衛之  
中五藏之內若從今捨尔五性友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  
危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  
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大道之重下降蟪蛄之窟屈霄虛之  
美詣孤鳥之俎子厲之裁上元夫人曰母發紫臺之文賜八會



之書五岳真刑雖睹妙理而天五帝六甲灵飛之符太陰六丁玉  
女之籙太陽六戊之書左乙東象之文右庚揖采之律壬癸六道隱  
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月華之法六巳化形之方八稟十決  
長生紫書脉中方九十二事何以摠攝万精驅策百鬼帝曰願  
賜指授夫人曰扶廣山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秘字相告篇曰幸  
加授方帝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吾既賜徹真形夫人告以十二事  
當為成之夫人曰阿環初奉道於廣都之丘倒景君元帝先生  
授十二事二君曰初本道者歷四十年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  
者四十年一傳得真者四万年一傳阿環授書以來凡傳六十八  
女子固不可以授男也青童小童所授者同文青真男官也

即命侍女往扶廣山勅青真出六甲十二事來以授劉徹須臾侍  
女還降入色玉笑風文之蘊弟子阿昌受教金書秘字十二事輒  
封一通阿昌近在帝所見上言劉徹者其中山鬼哭於聚林孤  
魂號於異域淫酷自怨必不度世詎且以術傳於行屍乎真尊  
見勅不敢違耳王母嘆曰此子誠多愆夫好道者精齋戒克己  
友善存真守一行此二月除過一年上元夫人离席起立手執八  
色笑示帝母曰若汝反惡修善後三年十月再來告汝要道也  
南窓下有人窺者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我  
隣家小兒性滑稽首三來偷挑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今到方丈山  
但務游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蜃陸行山崩海濁太山謫斥

使在人間金華山二仙人反九疑君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是俗徒也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歌哥步玄之曲於是酒酣宴畢與王母同  
乘而去 帝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而淫色自信殺伐不休受書  
六年意揚自言以爲以真見降必獲度也興起臺館勞弊百  
姓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  
栢梁臺火真形畱六甲五帝羗飛十二事灵光生經並燒失不  
存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玄帝愈  
懊恨

楊妃外傳

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真妃半后復進見之日

奏霓裳羽衣曲註按逸叟云天寶初中秋刘公遠曰陛下能久臣月  
中遊乎取柱杖擲空為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  
衣飄然舞於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是夕授金釵鈿合  
却暑犀如意辟玉塵香雲母起花屏風舞鳳交煙香炉潤玉合  
歡除腕紫瓊榼玉竹水文篔簹百花文石硯上又持紫金双步履親  
與挿髻上喜朕得楊氏女如得至宝制曲日得宝子

明皇舊制五王帳與兄弟同處妃子竊寧玉王笛吹故張佑  
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五王笛吹因此忤肯放出妃泣謂中  
使曰妾罪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髻與膚生久父母耳  
引刀剪髻一結以獻上遽召歸

明皇覽漢武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止衣領曰看何文書上  
咲曰莫問妃矐恥讀書之至飛燕身輕為造水精盤令於宮人  
掌上歌舞又作七宝避風臺上曰尔則仕風次多少盖妃子微有  
肥故也妃子曰霓裳一曲可掩前古

江凌種乳茸摘上種於蓬萊宮結實一百五十顆有一合歡實  
上與妃子持翫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一體所以合歡交陟進  
龍腦香有蟬蚕之狀波斯言老龍封節方有之禁中呼  
為瑞龍腦貴妃私發明駝符三枝遺安祿山明駝者眼下  
有毛夜明日行五百里

華青宮有端正樓即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妃沐浴  
之室安祿山脫年益肥自称重五百五十斤於明皇前舞施如  
風上於勤政樓施設太金鷄陣施大榻令祿山坐其下肅宗諫  
今古臣下无君與上同坐上曰渠有異相故穰之耳又嘗夜宴  
祿山卧化為一猪而龍首左右處告

上曰猪龍无能為也終不殺之卒乱中國

明皇幸蜀至馬山鬼軍士杀楊国忠使力士賜妃死妃泣曰巨大  
家好住妾誠負国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  
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梨樹下封絕而南方進荔枝到上  
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歲帝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  
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燕市人皆去丞閔馬不歸若逢山下見  
環子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恚前門之士而來丞閔馬不  
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山下鬼馬鬼也妃小字玉環及死力士以  
羅中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好服黃裙天保末謠云假髻  
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焉

正德二年上成都還密令中官移妃潛葬他所初瘞以紫褥  
果之及是肥膏消釋腦前猶有錦香囊在

上居南內夜登勤政樓煙月滿目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板塞外  
征人殊未還聞坐中聽如哥聲顧力士曰得非梨園旧人  
乎明日力士潛召問之果梨園弟子也其夜上皇與妃侍者

紅旒歌妃所製哀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涼州流傳者益加焉  
上皇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旧人至望京樓下命張  
也狐奏雨林鈴曲上四顧淒涼自是聖懷耿但令刻木索絲  
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頃更美罷亦無事還似人生

一世中方士楊幽通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命致貴妃  
神出天界波地府求之不見東絕大海跨蓬壺有洞戶署  
其門曰玉妃太真院碧衣侍女告其所以來方士稱天子使  
者近入妃出冠帔金蓮帔紫綃曳鳳寫問帝安否取金  
釵鈿合折其半日乃尋得曰好也方士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  
者為驗不然恐負新埋年之詐妃曰山宮七夕止感牛女事密

相誓曰願世為夫婦此特居王所知耳知自悲由此一念又不  
得居此復隨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大或為人決再相見上皇亦  
不久人間幸自愛無自者耳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  
櫻苑簾櫳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蓮徘徊  
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斯可再會妃  
子耳笛可送與太牧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浴我就枕慎  
勿驚我俄聞鼻中有鳧崩矣

鄴侯家傳

李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因  
忠訴為帝曰賦柳譏卿賦則柳為譏朕可乎明皇幸蜀

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憺耳龍何畏賊乎肅宗  
在位灵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位茅玉堦非所欲收復京城  
後但枕天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泌  
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  
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中作蒜汁發之恐其飛騰也既長  
辟穀每道口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鑽子骨德宗播迁人多乏  
食無飲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為祥瑞德宗  
初議改元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  
貞元唐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

亟即大鄉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即官皆乘蜀馬遣捕或騎馱必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必曰小心乃姦臣之態必未相時宿內宿內院人竊其鞋送德宗帝曰難者諧也常為弼諧事且諧矣

韓詩外傳

韓嬰

曾子仕於營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會君骨迎以上鄉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王子比干殺其身以身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三子皆天下之道仕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而輔之者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子足月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

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托於社灌之恐壞墻熏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敎利入則托君此社鼠之患也公曰嗚呼豈其然人皆有市中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狗甚猛人

持器欲注者狗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

伯哥孝而弃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此干忠而誅於君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鯀自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鬬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治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以身治人何可恃乎

孟子妻獨居踞于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独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勸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家必日益身必益安所謂吉人者也勸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事日益官曰進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矣左右多忠國曰安主日遵所謂吉主者也王曰善孔子遊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期願立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軍在後仇敵在前進救

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  
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子曰辯哉上顏淵曰願相小國主以  
道制臣以德化君君臣同心內外相應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  
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子曰至人哉大人出小子匿至者起兵者  
伏回與執政則田賜焉施其能哉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  
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  
朱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擊於地使由而攻之惟由為能子  
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表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  
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

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  
已言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  
使城郭不治溝池不斲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  
器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汝何使願一得之官為子  
宰焉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妄其考善為下者不忘其下誠  
受而則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天下憂小人之行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貢曰人善  
我亦善之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



亦善之人不善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曰由之所持蚤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污說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福起於機微污辱難測度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異繳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声名尚尊稱為君子矣

軒渠錄

宋呂氏居仁東萊先生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聞熟睡東坡戲云髡鬪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去聲強用

明字隱李除師長安諱蔡太師蔡公令吃冷茶去也強不曉

而不敢發問親識聞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以此語訪之乃咲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皆行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問宮妓之妍醜於師厚以王會趙並對德相云趙並非不佳但面上離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有元離骨者便是錢大玉皇后也少他兩塊不得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趣曰米老庵甘露大火  
惟李衛公荅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荅天存米  
老菴有戲之者每名添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菴  
黎元章母乃入內祈應老娘元章以母命故命官司馬溫公在  
洛陽間居詩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灯曰公家中點灯何以出看夫  
人無欲游人公曰某是鬼耶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大率屋瓦皆碎李館申朝廷修不  
可言雹稱為硬雨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兩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捺枋虞  
候欲出來祗應也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佛字去塵登弟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比  
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

族孀陳氏頃遇嚴諸子宦浙未歸偶族姪文宗過嚴州陳孀  
令代依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娘子又閱閱霍、地且買  
一柄小剪子要剪脚上骨莖上聲兒眈眈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

孀笑云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有營  
婦其夫出城嘗以數十錢托一教李秀才寫書寄夫云密賴  
兒娘傳與密賴兒耶密賴兒自爹去後且是忪憎兒每日

根入聲特、地笑勒騰、地跌天色汪去聲囊不要吃温吞入聲蠖託底  
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以錢還之云你具別處債人罵去與此

正相似也寇賴兒乃子之小名劉貢父為館職即日同舍有今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入坐於別室犒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日者尽易以貢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為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玉齋宗愛字彥倫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為大原掾官嘗依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師與監司聞知大怒貢之彥齡斂板向前應聲答其居下位常恐被人說只是增填青玉案何曾敢故望江南請門言初監時馬初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數既退詰彥倫曰其實不知子乃

以公為証何也彥倫笑曰且借公趣韻幸勿多怪紹興辛巳冬女真妃唄朱忠信衣於淮南劫寨得一箱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於樞密行府僚屬方岳仲慶親見一帛別无他語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仙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个南婆我這裏樣个契丹莊綽字裕年未甚老而休極癯瘠洪折仲本呼為細腰宮院子戎幕間談 一卷 唐韋絢

韋貝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話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賓佐宣土壘不知倦馬乃自絢曰能隨而紀之亦不足以資於燕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為戎幕間談大和五年土月二十三日述官

韋絢卦

贊皇公曰余昔為大原從事觀公牘中文水縣解牒武士獲墓前有牌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牌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鎮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岳碑且非人力披削所不及經半年武相遇客

公又曰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中覓尺莫知其故

公又曰昨循州社相說在此日異事頗多命書示僚佐其所言初到蜀年資州有方友石走行盤得數畝親都縣大道覘老君勞泥人鬚生數寸見者按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

有栗樹：業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茅泉水溢出及猫鼠相乳之大果有虫寇馮陵絢尋魏書處述李勢在蜀故城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入草往視之見物如人有人身頭目而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語人語廣漢馬生角長寸半又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馬無毛飲食數日而死又江地源生草七八尺莖葉皆赤子青如牛角細作又見今副使司馬軍將何令宣說虫欲圍城：門外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鬪俄頃皆滅又說李樹上皆生木瓜而空中不實

公又曰楊雄蜀王本記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有

頽壞時龜周施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就  
公又曰真元中司勳郎中名迪即李景侍禦之先人也德  
宗朝以美才頗有恩澤一日朝不歸第馬上昏如醉  
過其門不入駭者日欲往何處既而歸寐覓焉入牕謂其  
妻曰適者歸路恍惚如夢中有二黃衫人引至一戶外且  
欲入中有一曰未來須帶侍玉魚符下也既而如醒焉馬首已過  
於門矣此非人間也吾其能久乎後入朝堂之地無纖芥之  
物上龍尾道地上見一玉魚子光瑩奪月雕刻奇麗恐他  
人先得遽以袍袖裹之及歸馬上把玩至家與稚兒受之殊  
忘須侍玉魚符之事其妻在傍見少頗省其語潛不樂

果數日而逝

牧豎間談 三卷

蜀景渙 号間吟牧豎

知邛州事龔英類建溪人也則真君靖之遠孫真君昇天之後漁  
嘗病其龍共曰恨蜀中無此紫粉為子脩藥餌之立差因以尋常  
紫粉獻之龔英笑曰卧是此物言紫粉則蘇方樹之間自然中  
實也 是則真錯認此紫粉五十年矣

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綽綽無風諷教化之  
旨亦有題化咏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  
陶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無薛陶相見自後元公  
赴京薛陶歸院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牋於是陶相見割樣衣服

松也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有余唱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  
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化作天君及薛陶言語已偷鸚鵡舌文章分  
得鳳凰毛紛：薛客皆停筆箇：思君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  
萬浦花發五雲高薛常好種苜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巾金沙  
帝襟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十餘年綾致  
紙尚在近年有皇華奉命來至蜀中偶畜一子母胡孫似有靈怪  
一日晴照人繫於進樹胡孫方玩其子次忽有鸛飛下搏去其子只  
為含上對其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遙見號叫淚下三日不食哀  
鳴不已人皆聞之且解其絆胡孫徑於厨中取肉一片戴於頭上  
往中庭坐似有所伺逡巡鸛果至搏其肉胡孫兩手捉住便撻

擊其趨急取其腦食其髓衆人甚為快意胡孫復來將上烹去

豹隱紀談

宋無姓氏

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云衰髮無霜  
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頰陳后山  
云鬢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者一  
阮郎中贈妓詞云東風捻就腰肢纖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  
來只慣掌中看忍教在燭花影裏○更闌應是酒紅微褪  
暗蹙損眉兒嬌翠夜深著雨小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石次  
詠妓趨庭陳莊云醉紅宿翠鬢髻烏雲墜管是夜來不得  
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撈腰枝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

雨想應濕透鞋兒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菡紅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日夜絕句云江南地  
暖少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上日清光合作水晶宮後來  
林子中問滕元發得湖州以時賀何洵直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  
春三十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皮水晶宮主摘仙人因為故事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有  
詩曰至節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動機脚錢渾問事  
元物為時却再歸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元無主荷東君若有意看  
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與浪文那更蝶欺蜂妒算燕雀眼

前無數縱使兼攏能愛護到今已是成違悞芳草碧渡歸路  
看做到難言處怕出即輕轉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  
索靜雲蔽崑城間府便恁他一帆輕牽獨倚欄干愁拍碎  
慘玉容淚眼如紅雨去與任兩難訴或云是蒲江盧申之作○

嘉興四年正月吳制使潛貼黃鞵臣竊見前唐建百有餘年  
以陰陽之言海門喫水早晚雨朝金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  
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况謀者所報云金賊為窺湖  
湘之計万一不幸設有疏虞則去行都邵陽表撫衢信而已  
臣以為平江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可為臨幸之備蓋雨  
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吳

之饒則不患無谷粟團江海七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不遠可  
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跡欲乞試入至抱頭作  
區處當軸者不欲無故廷都厄而不行實中無百姓之幸也揚誠齋  
詩云大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邦鼓變作謂之蚊螻更  
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作則謂之攢點云○  
淳佑改元三月十九日理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萬世之  
罪人豈宜以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予以正人心息邪說閔係  
不小合指輝有肯令國子監日下施行意一徐參政清叟  
微官時贈建寧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  
髮雲斜嬌羞未肯从即意故把芳容半面遮吳履齋片

丞相賀新郎詞云可人意如玉小簾攏輕勻淡竚道家收束  
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佞條渾俗此  
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  
掩春山簇正輕寒夜永花睡半歌淺妙縹緲九霞光裏夢  
香在衣香賸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  
花影搖金粟腸易斷情誰續

景定三年三月差人化遺骸疏云死於道路可憐亟滯孤魂示  
以津梁大發慈悲善念矣之野則露手露脚送之歸則無  
主無家聚足衆骸付之一火佛能救苦乃做者經道場鬼復  
為人別去超生好處喚三月落花人世界一川流水佛慈航



身常進退緣知止心不願邪畏好還曷文康詩也又有能味  
其言以養其心必無意外之慮矣

自來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禁止迩來尤甚京口  
旅邸中有戲效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邾縣尉下鄉也  
鷄鳴喈：鴨鳴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捥鳴鳴  
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鷄既鳴矣既音烹羅鼓鳴矣縣  
尉行矣

鷄鳴三章四句

天生好句未嘗無對俗俚之語得之為難采齊詩話載  
二對一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曰胞膊窮

嘴鵝餓舌頭今有一對不可比擬如磨油拌生菜呷酸陳姜石

湖居士戲用卿語云土俗以二至夏九日為寒燠之候故諺有夏  
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  
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頭

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  
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八十一家：打炭塹冬至

後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萬頭吹簟粟四九三十六夜  
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  
六十三布襟兩纏八九七十二猫可尋陰地九：八十一犁爬一齊出

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嘗親幸至余唯學士上日許正坐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視設草臺每草刷則其衣冠據堂而坐今不復知此但存虛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牕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半玉堂蘇易奉學為士已寢處起无炒其衣冠宮妃自牕格引炒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盛事○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内具實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媚班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古

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既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之即謂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當有故宣底二卷即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中書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康莊宗復樞密使分領政事不聞由中書真行不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子擬堂貼也至今樞密院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婢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尚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以次尚上以此為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臣槐素號槐庭廳曰傳居

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厅至有抵徹前人行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蛤諫行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降官則宜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驪比皆分毫元豐中改立制內外制內外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莊子云程子馬常規文字註秦人謂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虫也方言如此柳亦旧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六命驛馬並河之目人多不曉並河之美我今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犯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此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然如人行慢上其下足處甚堅若遇其一偶則人馬駝車應時昏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溢字書亦作溼蕭濫按古文望深泥也術書有溢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世間鍛鐵所謂納鉄者用柔鉄屈盤之乃以生鉄陷其中泥封煉之鍛令相人謂之團鋼亦謂之罐鋼也此乃為鋼耳暫假生鉄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鉄自熟仍是柔鉄然而天下莫以為非

者蓋未識真鋼耳餘出仕至磁州鍛坊覘煉鉄方識真鋼凡鉄之有鋼者如面之有筋濯尽柔面則面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鉄鍛之百余火每鍛称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减則鈍鋼也虽有百鍊則耗矣此乃鉄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則黯然青且黑與常鉄異亦有煉之至尽而全无鋼者皆繫地之所産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為宮法也一律合無十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变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石行傳於土、傳於火、傳於金、傳於水所謂者始於

四方者五音始金左於火、傳於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

納音始於金、乾也納於土神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伸而後孟、而後季道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伸

黃鍾 同位娶乙丑 大呂之商同謂位甲与乙丙丁之類也皆做此 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 夷則之商隔八

則也下謂八呂下生夷皆做此 任申 同位娶癸酉 南宮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

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以遁甲送仲傳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道甲送傳仲孟仲季也 庚申 同位娶辛巳 仲呂隔八下

生戊子火之中 黃鍾之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 戊子娶乙丑 大呂之徵 生丙申火之手孟 夷則之徵也

大三元中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 中宮之徵 壬子不之

乘 黃中 自甲午金之伸娶乙隔八生壬寅乙如甲子之法終於癸

亥 謂縫娶林中生太族之類 至於巳為陽故自黃鍾至於仲呂皆下生自午至於

亥為陰故自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子於樂感之詳甚此不

復紀甲子乙丑

金与中子乙未金多同然甲子乙丑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陽言皆土生六十律相參以蓋紀也

類昌陽翟

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五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有篱門杜生不出篱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鍾蕭洒自陳村門民无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目異人咲曰此告者過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无用於時无求於人偶者不出且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与兄同耕後无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与兄携乃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比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桑以供饋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藉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與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衣不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嘗更羨鄉人之利自尔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

无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嘗有人會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書亦不入所在久矣氣韻閒廣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草履室中朽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也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常心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室中可數其行迹以待其歸徑往還

來未嘗滂游也而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聞  
話輒遂及此不覓肅然頓忘煩勞

大常博士李處厚之蘆州慎縣嘗有歐人死者處厚往驗  
傷以糟釀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色之者  
書吏也知駿傷不見迹此亦辨也以青赤油繳日中覆之以水  
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  
往用此法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成爲日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  
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之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  
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堅先設一鉄板其上以

凸脂臘和灰紙之類日月之欵印則以一鉄範置鉄板上乃密布  
字印滿鉄範爲一板樽就火燒之樂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而  
則字平如砥若上印二三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  
極爲神速常作二鉄板一印劄板已自布字此即者終  
畢則第二板也已其吏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  
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  
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二貼木格貯之有哥字素無備  
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百以木爲之者水理有疎  
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燻土用  
訖再火金藥鎔以子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

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佩楚軒客談

无感輔之字友仁

高竦仙玉峯山西畔皆幽蘭日來數十花酌明水箋南駱  
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也

端淳間薦紳四絕楊嗣翁琴趙中父棋張温夫書趙子

固畫

嗣翁字子奇  
子固字粹齋

温父字即之木瀆張思聰撫古帖自鳴

鳳凰翻身○抗社誠證花詩周弁翁擅塲云繁花不

結三春夢零落空余寸草心

周密字  
公謙

趙碧澗由祚字右之琴堂雪夜水 安溪山名竹雞山中人

云春食蘭花 携李天聖字有唐宣宗巨跡御題羅漢

本府庠有父已菴 潘昉字廷堅紫岩有鶴字紫卿李龍字和父

荷澤人家吳興三匪之交效元白為歌詩不染仕進年登耄期自

銘墓云耽生与熟死予自不知為文之徒詩之徒今痊於斯孰知

不道之無見未幾死趙文曜為認英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

趙德符題其碣曰宋諸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子固謂妻克章為書申韓 吳琚郎使畜雷氏琴號九霄

環環

周弁翁釀白醪字曰秋玉金應桂字一之雅操度能敲書受

知賈似道曉古西湖南山中築孫辟山房左絃右壺中設

圖史古奇器客至撫摩諦玩清談灑灑不得休每肩與

入城府幅中散毫衣望之若神仙然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下張瓊英題滿江紅于南

京夷山驛云太液美者渾不似丹青顏色常記得春風

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籍妃后裏暈生蓮臉君王側忽

聲聳鼓拍天未繇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

山河百二泪沾巾血客館夜驚馬塵土夢車宮曉轉關山月

問嫦娥垂顧肯相容同圓缺

浩然齋有古龍涎香自復古睿思東閣瓊英勝古清

現清燕閣古以下凡數十品一季宗元云中原人以黃華

子端字為珎祕猶江南珍温夫也張即然明昌中任仲謀字淳無

江南風稜澆薄氣

又雲俗以饒脗懸玉籤但知為美現至見銅滑錄處相強不相

下以數千載傳世出土物古之不足一旦磨以湯懷之有余樓花香應

東京有感頗極其懷異嗣後羅昇趙彦先葉東張彦使

馬玉效之亦工緻一續曲消日聞酒名○玉井秋香○薌林秋

露向拍芳黃嬌段子芳綠香范才瓮中雲易發清無底金盤

露軟腹桃花雨芳怨銀光胡長

雲露范至桂子香楊方里誠列齊孟氏在蜀時制衣十樣錦名

長安竹 天下樂 鷓鴣團 宜男窳界地 方勝 獅團象眼

八搭韻 鉄梗衰荷謝堂節使有古刻千卷号為金石友故



官中用樓金合疏黃發燭名著合半金銅虎漢兵制也皆刻  
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戊癸字 趙學士子昂論作詩用虛  
字殊不住中兩縣慎之滿方好出處總使唐已下字便不古  
一又歌曲八字拍當云藥節非句也大樂不同拍板以鼓為節  
當對云與鼓同在住

張仲實為時官作目云某高一著量減三分能書大字會

篆碑文章程菊存

米老與時書自辦非顛世謂之辦顛帖

高躋

古東野亭館名

秀堂

疎閣

分繡閣

足堂

雪序

涼觀

聽雪齋

雪壑

魚左

磨齋

清香館

綠漪

墨沼

疎寮

游雅齋

蘭磴

藏書寮

集硯亭

朝母霞

藻景亭

山岩壑

光碧鄉

剡吳亭

蓬萊遊

探春鳴

霄雪亭

耶溪月

采蘭徑

陽明麗雪

西

西窪

鼇峰

山岩壑云霞

鴨脚皮日休名田玉裴唐宮

中以診脉為對脉

桂苑叢談

唐馮翊子

子休

進士崔渥張佑自稱俠張祐下第後多客淮海常嗜酒侮謔  
時輩或乘飲具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勝合催因醉俠  
士詩云太行巔上三尺雪催泥袖中三尺鉄一朝若遇有心人  
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以此人多  
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奉一旦張以詩上宰相盆使與子  
受漕渠小駝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賢即不宜作此等駝  
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笑後感余薄有資力一夕  
有非常裝飾盛甚武腰鈔手囊賜一物流血於外人問曰此  
非張侯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問十年莫得今

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  
飲之客曰去此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若濟此多則平生恩  
讎畢矣聞公氣義我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後赴  
湯蹈大為狗馬雞无所憚張且不覓喜其悅乃扶囊燂下等  
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而留囊首而去  
期以却回及其不至五鼓絕声東 既駕香無踪跡張慮以囊  
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不来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  
囊出之乃承首耳曰方悞之而嘆曰虛其名无實而見欺之若  
是不可不誠與尔後豪俠之氣無矣○太尉朱崖兩出鎮於浙右前  
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於先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

和尚老僧者於執祇接至於談話多空教所不堪對以此  
事由是公憐而敬之莫若能終將欲辭云曰公昔有客遺  
筇竹杖一條聊與施僧別亟今取之頃吏而至其杖須行  
而方所持上尚筋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崖所室  
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載再領朱方居三日後因到院問  
前時拄杖何在曰至今室之分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潦  
之矣公嗟嘆再稱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大尉多蓄古遠之  
物云此杖是大宛国人所遺准此一莖而方者也友人常話愚人  
往歲江行阻風前去未得沿崖野不空山嶺而去忽有蘭若  
甚多僧院觀客來皆局門不納独有一院大獻其戶見一僧足

而眠一首書空見客殊不分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鷲之  
能翹足類阻床之事比必竒生也直入人造之僧雖強起全不  
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詩云書空翹足睡路險側身行和  
尚其度幾手僧曰貧道不知許事適者畫房門題樣客  
不辭而出嗚呼昔稱天四海之談澄蘊揚之對故附於此

葦般紀談 五号

錢唐西湖之賢堂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山竹閣  
及各山居士曰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東坡先生蘇子瞻三  
賢像中吳建都孤山為延祥觀而閣與像俱坡乾道五年  
郡首周宗建與水仙王廟之東廡親染其額蓋取坡詩配

食水仙王五之意後慶王元間寺守臣趙善從於廟前湖  
堤下浚以停覆之名曰薦菊亦取坡不桤詩一寒泉薦秋  
菊之意運諸所有三君石刻並附於堂中繼室慶間袁彥淳居  
天府請於依會稽金陵旧制墜即蘇堤中新亭僧築圓地廣  
建堂室移水仙王廟三賢像於中前亭軒以石刻並分寘於下  
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為西湖之壯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員  
庵東即趙清猷公間堂而為三賢堂乃清猷公閱道蘇東坡  
辨才法師若納與而寺在龍之西北數里群山中寺門有歸隱  
橋下有洗心沼游人多不到彼是以不有語及者

戶部尚書沈公詵為人寬厚常在列曹有一兵卒患背疽乞

告假公然之親為合藥時早蝗當致齋圓壇祭脯神猶丁寧  
治藥內用酒公恐其貨酒不治藥又親為治之使人持服附之愈其藥用  
瓜姜一箇乳香沒藥各五錢甘草三錢用醇九盞煎取三盞臨服之時  
爵沒一塊飲此酒極妙又在朝中所就傳舍被憐人子盜聽書司物  
極之已付於有司公聞之適尚書趙公師畢尹天府公語趙公子料  
完曰此人亦小宦子弟貧而至此望語師佐必寬斯人惟薄責之其憐  
家子訟歸公又以錢米安其家後致政歸召溪每值歉歲公  
即發已家租米市中出糶上依原值公自當斛斗每倍量與人  
或以錢麥真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着清布衣衫道人量得米  
好其實乃沈公也

孔天瑞西資詩語云疎影橫斜清水平殘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情意愚  
到為復愛其句取以昧每也然堂人詩或臨君復詳可否未必句中昔  
黃昏二字議師者謂以斜為黃昏非也此二字蓋亦兩字耳若為  
日斜而詩不曰昏而曰黃昏蓋有源矣余嘗宿於月湖外家而其  
家有堂值梅竹曰双清余至每宿於此而花甚開其香發於四鼓  
後起現白已西下而曰色比當午時而黃昏正此時已五鼓矣非獨此  
花言應有香之花皆然詹荀古有賦惱人惟是夜深挽子  
香濃非云夜淺而云夜深以此意也蓋謂晝午後陰氣用是  
而花斂艷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也而花敷並散耳以此知黃  
昏乃夜深也

夫佛有六通神有五通比佛而不能慧而人有四通謂富則深通  
貴而語通窮理性通性定慧通特此語之陸放翁深然之大凡  
復治風藥不可食芋余自擊之不惟無效亦甚有所及江右楊萬  
里親語此常見人食至於死

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為事初未知和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  
烟花記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被比縈繫寧有死耳不懷  
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有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  
俱廢此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別點然銷魂悲泣哀哭  
此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鴈杳魚沉夢寐想思表腸寸斷  
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於新弃舊喜辜恩負意恨切惆悵怨深

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造與俱  
遊此所謂冤家者六也此語雖鄙俚亦余樂聞耳縱庚寅天台水災  
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官司各訪旧地忽主簿廳基衝  
出一朱棺正當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聞掘  
其地忽有一碣上有字云乾封古神封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  
我葬山東維不知其惟誰而亦異其事遂移之

嘉太間內臣李之候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  
後工數內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也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  
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橫壁隨嫗而行但覓是布為  
幘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灯而至

又見四壁皆青赤衣障遮護終不知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又至  
宝灯燭悖帳酒斝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  
之驚焉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往將頃復之後有一婦人  
隨至容貌非常惟不冠飾章生畏懼尼師逼使共坐遂召前  
嫗命酒斝數盃此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晚矣晚章生但  
怨禱尼師匠者無錢尼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灯  
扃戶而去章生屢詢所未及姓名而斯人意無一言疑為暗疾  
至中動甚尼復至啓鑰喚起章生出前令嫗引出亦捫布壁  
而行竟至一門非先未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後所章生如夢  
昧中行至一街至晚即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修路歸其  
董後者怪責其不歸及其語此使編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  
城衆皆以為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因竅借種可

朱无或著潭州可談載孫汚无規治杭州吾空寺僧徒以殺人  
為難內之事比仁宗朝事中吳後紹吳中臨安府宗新門外鹿苑寺乃  
殿司楊存中郡王時建以處此地流寓僧一歲元霄自側近莖婦連  
夜入寺觀灯有斃師將官妻同一女觀灯乃為類僧引入房中  
置酒盛饌勸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處殺其母而留其女、  
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後牕外乃是野地女目逼床望  
之見一卒在地打竹因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  
將家根言可速來取我卒乃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即密告揚  
師遣人告報本寺來日郡王自來齋合寺僧行人力亦齋本  
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二卒擄下一僧又令擄



及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即仰百十卒破其卒果得其女見父  
弓動遂縛三人并至首送屬所依法奉行而毀其寺遂去  
諸髡比亦吾空寺相類况婦人游寺院有何所益而與之游  
狎者又何怪耳嘉禾方千里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坐一令戲之  
曰古人是刘更生今人是更生手内执一卷金網經問你是外生  
胎生溼生化生張更生还千里今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  
里手内执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  
笑其切已也

韓彦古時為戶曹尚書孝宗皇帝問曰十宝米有多寡彦  
古對曰万合千升百斗大斛遂称旨

錢唐遺事十卷

元劉一清武陵人

高宗誕之日徵宗幸慈寧后閣妃嬖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  
后妃曰浙臉也盖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驛于杭亦豈偶然

宋太祖自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  
仁和甚喜曰此京師名門也駐畢之意始此也五代前王射潮箭  
在臨安府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比潮頭退壁後以鉄縛成箭  
樣其大於杵作亭泥路之傍埋箭箭亭中出土猶七尺許亦示鎮壓  
之意然潮汛之未常失故道臨安府置司名修江司馬

賈相當因陳載一作雪譏之詞曰沒巴沒鼻妾時門放出漫天  
漫地不倫高低并上下手白都教一刻鼓動滕神招邀巽二

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却是鴉鴨池邊三更半夜  
悞了元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閑上門前穩睡一夜東風煖曰萬  
事隨流水東皇嘆山河元士我的詞念奴嬌

度宗崩幼君諒陰傍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万里三名胡幼黃諒師  
為之語曰龍在飛譚不得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黃殿面不得

德祐乙亥五月太皇后詔呂文煥得息兵通好認曰賈似道專  
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於矜己自用結冤軍民失信隣國  
戰功當賞而不賞送費當交而不知尽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  
救滿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噴言遂使諸將為心三軍解體比  
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

嘗有如此之繆者吾以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茲又嗣君幼冲  
笄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一朝無君似道召  
禍至此左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尔文煥世愛國恩久當仕任守  
城畧戰備殫勤勞尔爽、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常任师岩之寄  
一時捨此實非本心三人在此豈能遽忘本朝之日不念吾國之危  
茲用手披軟陳吾意尔二人為吾轉道此意於师相吾老幼虫  
不足念生灵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  
此於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為我旨俾  
王室不壞理宗在天之灵亦心降於尔哀故茲詔示想宜子悉呂  
文煥回本國書云報國尽忠自詐初心之無媿居城守难豈旨

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初度可少伸今日之歡明公問信歸  
人欲言伏念少服戎行壯臨邊撤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  
箭在腰繫死生於馬尾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  
南幸以東徵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為難甸之  
色蠢茲無厭之戎指將必攻之地近裂如水火之衝較系飄  
蕩如風雨之去來作一日為尤難居九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  
欲拒吾喉襟樊城屠其在剪我羽翼難刈也首先於犯  
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奸孤城其彈凡謂靴尖之賜到長  
江雖曰暫固欲提鞭而斷流亮焰如斯光聲屢王臣能  
死耳仰天而笑伏地而哀男既生岷拆骸而爨易字而

食尚異廟堂之念我急會憐群之聚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案  
肥肉於群虎之口因念張處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  
畜作可內應手局敗留着比豈變尋常之機裕眼畜耳觀  
形柰不識驪黃之馬蓋使忠臣偶陷於夷秋從一絕意不念於  
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於生安有食為不任其事因御北命乃擁  
南兵視以犬馬報亦仇讐非曰子曰弟改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  
言哉今皇上直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白都督雖問罪諱  
言念旧之情安敢故遺求為背叛現在按兵不動臥轍不驚  
撫比良臣伏觀景命且奉穆公之殺救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  
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怨忘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終始代高氏為君長

傳位不與歌其孫乃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為婚而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相嫁無聘財令人通說以未食為定或男女相欲為夫婦則為之夏日群木於溪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洛遠舟則上下水中男女比日露形父母病悶於室中元一孔與藥耳死不送

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浙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行城周二十余里雖雜沙礫築之勢亦堅壯國官月六恭文班百七十二員武班百四十員六拜舞蹈而退國

王躬身還禮宣事則膝行而前得旨復行而退至納當紉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拜父亦答以半礼女僧尼就地位頓對拜夷俗不盜少爭訟國法志言追呼惟寸絀不至則罰凡人諸府官少一費米數斗民貧甚憚之則犯不云中但褫袍帶狀管頗輕頭東荆使自擇以牌記其杖罪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為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擇之惟死罪可久甚者牌骨相摩腦皮折製凡大罪亦形部拘後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詈父母乃斬余正杖助亦不堪楚有降或不免歲以八月論囚諸周不殺咸送王府夷性

人至期多故宿或配送青與黑山水不得還

五谷背有之梁最大無林糯以粳米為酒少絲蚕每一銀直

羅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芋地瘠唯產人參松子龍潭布藤麻

白社紙

日早晚為市皆婦人挈一柳箱小井有六合為一斗以并為斗以稗米

定物之價而貨易之其他皆視此為價之高下若其數多則

以銀瓶每重一斤工人製造用銀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半作一

斤以銅當工匠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

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方言天曰漢捺 日月炬 月曰契黑溢切 雲曰屈林 風曰字纜

雪曰救 雨曰霏微 雪下曰敷恥凡下皆曰恥 雷曰天動 雹曰霍

雹曰閃 霜露皆卒 霧曰蒙 虹曰陸橋 鬼曰幾泌

神曰神道 佛曰孛 僊人曰仙人 一曰河屯 二曰途孛

三曰洒廟乃切 泗 四曰迺 五曰行戌 六曰逸成 七月一急

八曰逸谷 九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成沒 三十曰成漢

四十曰麻刃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舜 七十曰一短 八十一曰頓

九十曰鴉訓 百曰醞千曰千 万曰万 且日阿捺 午曰捨捍

暮曰占捺或言占獲 前日訖載 昨日訖載 會日烏捺 明日轄載

後日曰毋魯約 明年春夏秋冬同

上曰頂 下曰底 東西南北同 土曰轄希 田曰田

火曰敦 山曰每 石曰災 水曰沒 海曰海 江曰江 溪曰溪

谷曰盖 泉曰泉 月曰烏沒 草曰成 花曰骨 木曰南記 竹曰箒

果曰果 栗曰堅鎗搵切 桃曰枝棘 松曰鮓子南 胡桃曰滑果 柿曰坎 梨曰敗

林禽曰閔子計 漆曰黃漆 菱曰質姑

雄曰鶻試 雉曰暗 鷄曰啄達音 鴛曰漢賽 鳩曰于雄

雉曰雉賽 鴿曰鴿陀里 鵲曰渴則奇 雄曰鶴 鴉曰打馬鬼

雁曰哭利子幾 禽曰雀譯 雀曰賽期乃及

虎曰堅蒲南 牛曰燒去聲 羊曰羊 猪曰灾 犬曰家飾

猫曰鬼尼 鼠曰嘴 鹿曰鹿 馬曰末 兼馬曰轄打平聲

皮曰渴翅 毛曰毛 角曰角 龍曰称 魚曰水脫則恙切

鰲曰因 解書曰慨 鱖曰必 螺曰盖慨

蛇曰蛇 蠅曰蠅 螳曰蟻蛄 虱曰祀 蚤曰批動

蟻曰側根 梳墓曰蛇鋪 人曰人 主曰主 客曰孫

命官曰員理 士曰尽音終切 吏曰主事 商曰行身 工匠曰把指

農曰宰把指 兵曰軍 僧曰福田 尼曰阿尼 遊子曰浮浪人

丐曰丐剥 倡曰水作 盜曰案兒 倡人之子言故作多復之字

稱我曰能又怒 問尔汝誰何曰餒固

祖曰漢子秘 父曰了秘 母曰了弥 伯叔亦皆曰了查秘弟曰了兒

兄曰長官 嫂曰長官漢吟 妹曰姝妹 妹曰了慈 男子曰沙喃

女子曰漢吟 自称其夫曰沙會 妻亦曰漢吟 自称其妻曰細婢 亦曰陡臂

男兒了姐 亦曰案記 女兒曰室姐 亦曰古兒 父呼其子曰了加 孫曰了寸白了姐

舅曰漢子秘 姑曰漢子称 婦曰了寸 母之兄曰訓爵

母之弟曰次擗爵：姨姪亦皆曰了子称

頭曰麻帝 髮曰麻帝核試 面曰捺翅 眉曰嫩步

眼曰嫩 耳曰塊 口曰邑 齒曰你

舌曰蝎 面美曰捺翅韓勳

面配曰捺翅沒朝勳 心曰心音尋 身曰門 腦曰軻

背曰腿馬末 腹曰擺 手曰遜 足曰滌

肥曰骨鹽真 亦曰鹽骨 瘦曰安里塩骨真 洗手曰暹時蛇

允洗濯皆曰時蛇 白米曰漢口菩薩 粟曰田善菩薩 麥曰密

豆曰火 穀曰田麻帝骨酒白酥索 醋曰生根 醬曰密祖

鹽曰蘇甘 油曰畿 入林 魚肉皆姑記 餅白朴 奉節曰摸做

茶曰茶 湯曰湯水 飲酒曰酥字麻蛇 允飲皆曰

燒酒曰蘇字打里 允安排皆 觀客飲尽食曰打馬此

醉曰蘇字速 不善飲曰本道 安理麻蛇 熟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飽曰擺咱 七加 飢曰擺咱安理

金曰卍論議 珠曰區戍 銀曰漢歲

銅曰銅 鉄曰歲 絲曰絲

麻曰麻 羅曰速 錦曰錦

絹曰及 布曰皆 苧曰毛施

亭布曰毛施皆

僕頭曰僕頭

帽子曰帽

頭全曰上卷

袍曰袍

帶曰腰帶

赤曰謁子帶

皂衫曰珂門

被曰尼不

袴曰珂皆

裊曰安海珂皆

裙曰裙鞋曰盛襪尹皆成

女子蓋頭曰

子母蓋

斜曰板栳

夾袋曰南子本蓋女子

勒帛曰實帶

線曰實貫

綉曰綉

白曰漢

黃曰那論

青曰青紫曰質皆

黑曰黑

赤赤曰

紅曰真紅

緋曰緋

染曰沒涕里

秤曰維字

尺曰作

升曰刀音推

斗曰抹

印曰印

車曰車

船曰擺

席曰簦音席

席薦曰簞薦椅子曰馳馬

卓子曰食麻

味曰味燭曰火炬

簾曰箔音登

灯曰活黃下簾曰箔恥具罹

匱曰枯字

傘曰聚笠

扇曰索菜

笠曰蓋音滑

梳曰必音必

篋曰類布

薩剎曰養交

合曰合子

盤曰盤

瓶曰瓶

銀瓶曰蘇乳

酒甕曰類碗盞

盤曰臺盞

釜曰吃音枯吃

盆曰鴉教聊

鬲曰宰

碗曰已題

楪曰楪至于曰大聊

題曰戌

茶題曰茶戌

箸曰拆音吉

沙羅曰戌羅音教聊

硯曰皮盧

筆曰皮盧

紙曰挫

黑曰黑刀子曰割

剪刀割子蓋

骰子曰節

鞭曰鞭



鞍曰末鞍 轡曰轡頭 鼓曰漢 襖曰襖 弓曰活

箭曰薩音 劍曰長刀 大刀曰訓刀 斧曰烏子蓋 炭曰蘇戍

紫曰字南木香曰寸 索曰柳以日 索縛曰柳沒香

射曰活字 讀書曰赴鋪 寫字曰乞核簷 畫曰乞林 榜曰柏子

寢曰作人 輿曰你之 坐曰阿則家囉 立曰立 臥曰吃寢

行曰欺臨 走曰速行打 未曰烏羅 去曰匿家入羅

笑曰胡臨 哭曰胡住

客至曰孫烏囉 有客曰孫集移室 延客入曰屋礼坐少時

話語曰替里受努 繫考曰室打里 決罪曰臧知一底

借物皆曰皮里受境方 問此仰物曰設審 乞物曰念受努

問物多少曰密趨已成 凡呼取物皆曰都囉 相別曰羅戲少時

凡事之畢皆曰得 柴問曰鴉蓋

生曰生 死曰死 老曰刀斤 少曰亞退 存曰薩囉

之曰朱幾 有曰移實 無曰不烏實 大曰黑根 小曰胡根

多曰覺何交 少曰阿捺 高曰那奔 位曰捺則

深曰及欣 淺曰泥底

說郭卷第八

王澗禱書

十卷

宋葉夢得少蘊

號石林縉雲人  
宋尚書左丞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形釋之詩自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省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而後曰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之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其所以辭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我譽所以解名之後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趣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為善而皆見知則神尔可汲而從之乎似未能尽了也是以極其知不過從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應盡便湏盡無

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  
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一  
問則其言宜止如是而已乎陶通明既隱等山自號華陽隱居復  
徧遊名山每經澗谷必笑卧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  
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難  
久止自常欲就之水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尔豈得今日之事  
乎通明事齊本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  
上表辭祿而去自淵明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  
不至然猶援引高識合為梁瑞以獻或者譏之吾謂通明  
本自晚曆數符識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死矣

華戴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詩云中山河所有巔上多  
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將贈君此事本傳不記吾山朱氏子  
你小閣於石橋之下與山相面景物極幽遂一日往過之朱求閣  
名因為談道明本末遂以怡雲名之云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吾王潤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  
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詩靈運云何以絲與  
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葛天之樂  
有何不晉人好為人作目目李元礼曰謾如勁松下風刘真長  
亦云人言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固

非元礼之比然簫瑟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玉微風製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礼誰可比擬山居常患會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覓二人相去不遠

吾山有行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篁竹斤竹哺雞竹班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生筍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四月初一日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亟取供庖而園人斫之甚請畱以俟再出問其故云筍惟初出者成行次出者多為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瓜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欣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為脫略無所繫然有時

而還則吾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且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也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盖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体筠後又取所領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所謂圣智比三朋帝德光四乃者此次頗新巧古詩用工初不在韻正筠盖欲自出奇後遂為格知吏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詩本觴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闕嘗

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受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至自謂是我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真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籍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為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愛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東斬自伐林間火竹為小榻一夫負之可趣擇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卧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阮裕對王敦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發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超齡具謝靈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本自無異亦不同

陶隱居掛朝服神虎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弃官欲去你蘇子瞻伴錢塘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器詔獄吏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見齊祚將衰故玄不敢以實對即謬言炷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謂南村却將舊軒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大咲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為嗣宗詩復嘗再用云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掛衣冠神虎門有山

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  
右有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後其而西最  
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西至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  
祈兩西風不及右澗之盛然冬未嘗竭二泉皆會於石橋之下合  
流西出即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冬春不雨連數月  
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竭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壘石東  
澗流跨橋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  
往過之衆流奔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激坐語幾不相聞  
客有嘗至廬州三峽橋者以為絕事但差小耳明日夜月出復再  
往景風清澗天無片雲覆流蕞竹交翳月光與竹貼鑠相照射  
澗流及衣裙不覺至夜分乃歸居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  
弟日共宴飲以三伏之際昼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  
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吾嘗謂此非松好飲蓋自謂計耳方曹操  
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飲安能使操不疑此不唯松為身  
謀亦所防紹子弟使不暇為他蓄也今人頗傳此故事遂為酒真  
能避暑者云方暑正昼極飲輒涼殊不可解不過醉而沉酣不知  
有暑耳然亦何足為適世多言貴賤唯居寒有間所以禦之者  
異至暑雖至貴無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觸熱趨事  
負檐徒行賤者之常未必以為甚苦而王公大人高居深屋交

肩環繞每以為未足則無往雨不病熱歐陽文忠分嘗問松其公  
何以禦暑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為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  
許昌私第涼堂淙七文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  
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脩簷大厦且  
起不畏車馬衣冠之沒胸中復無他念露頂挾扇持卷尺水牀視  
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以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  
心亦涼矣

癸卯七月十一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當以召雲言  
雨溪之會適自山中还首曾卿亟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渡  
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彦平尚未寢天無片

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  
為城中居第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何  
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肯正午徐行抵  
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湓乳持以飲我旋呼  
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吹而相應者酒盡  
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魚曾卿不知袁宏牛諸李太白采石亦復過  
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為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亦人正其所登  
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它然今多之景海內無非湖有  
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為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常以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曰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行事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蓋潘岳問君賦之類實未嘗身為之也既從苟或季得尚書即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之言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遂著昌之尤非所言退不得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統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逃稱正平之禍時人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錄其言更不辨後世遂驟以為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之止賦云仲既以得清曠雖文饒

猶然人固亦為欺聊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佛散既醉無所覓因剗部破腸背剗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覓可以受其剗剗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以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合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佗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郭廢子之論以謂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錢名橋引而剗皮解肌決絕結筋湔院腸胃剗條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



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他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必死而為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疾未有不可為之疾可醫豈可污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天陽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侍臣日鴉注引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日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日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忘心下語如此遜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余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日鴉接翅歸暮鵲搖翎上乃一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

好句多為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間從劉希夷求年：歲：花相似歲：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吾未見佳處之間詩過此者自多何至是聊揚衡初隱廬山不求奉平生詩句有一鶴聲飛上天最為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弟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咲曰猶可怨矣蓋唐以前有此例也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遠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剛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覓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禱以蕭鼓計人人皆以

得極所欲為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方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  
其有此月乎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李  
太白對月能作令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起  
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  
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為中秋不知有  
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峰寺道未甚  
行从學者無幾寺在大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  
方八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固自己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  
也寒山以為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為為矢人可說而不可  
說竟可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柰靜耶復造此一重安司馬子微

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七曰  
得道又為極一篇以摠其要而別為三或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心有五  
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  
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奉動順時容色和  
悅二宿疾益清身心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里名  
仙人五鍊形為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為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  
至人謂之七道釋二氏本相身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  
抵以戒定慧為宗觀七篇之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  
夫欲修道先去邪辟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  
竟一念起即須滅除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

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定心上下豁然無復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則無慧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此言與知者所論正觀實相表裡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峯蓋知所居疑其源流有自初潘師正受陶隱居正一法於王知遠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薩後身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汾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為風颺到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冊身居赤城此良師也而子微師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真灵降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名俄頃解化李緯又言子微兒類陶通明明皇

帝常以為通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雲鶴滿庭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謂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人為此事雖近惟史臣所難書然其傳必亦有據狎狗本係船筏名華陽固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躡伐夜即躡立狎狗係船於且蘭既克夜即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王之旁莊王以且蘭有繁船狎狗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楊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狎狗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人絕無知者但云是即耳

野客叢書

十五卷

宋王琳

字克夫號省齋

子孟子題辭曰孟氏曰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註曰聖證論云轉字子車僕謂孟子之事見於孔叢子因知古人名自隱而不彰者

何可勝數姓：見傳註禘記姑表三出之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  
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皋陶字堅庭見在傳  
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彭祖姓篋名鏗並見論  
語註姓范箴音前翦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註易牙名垂字易  
牙見孔穎達左氏號逢蒙之地第名鳴超揚朱之第名布見列  
子管叔名度申公名培高祖尼仲名喜曹參字敬伯並見史記  
漢高祖父太公名煇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鄭子其曰撲叔孫  
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項伯名纏字伯  
見漢書註揚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伏名勝字子賤生敖名饒  
字叔敖並見漢碑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

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綺李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用里  
先生姓周名述字先元道

前漢書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叔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  
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純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  
令民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  
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晉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千  
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  
十萬唐謹閑失守魯吳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  
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米一斗七百萬錢是一  
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取

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謂至廉矣然北史東魏元象穀斛九錢趙克因傳金壘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未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萬緡此乃太懸絕乎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吳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挾也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太妃碑額題齊政女侍中宜陽國員穆太妃傳氏牌接北史後魏女視中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賤今以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八侍皇后元又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

中之号非必專處後宮嬪御盖有近宗与大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專為太妃其礼可見東漢臣下多喚萬歲馮魴既降郡盜赦其罪各逆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園中拜井得泉眾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太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之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名中有字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實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礼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萬至如後世之切耳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字往。不完未處渠字作平声用按庭燎詩夜未央註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反當呼處只此一音謂夜未處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云文人且安坐謂調絃未處央又長安狹叙斜行曰丈夫且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曾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處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處不若漢益可驗也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疎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揚敞。俱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參語曾不以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秦事高帝方擁威姬曰

還祖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庭爭甚切呂后側耳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慎夫人與皇后並坐盎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自都視之都不得行且以芥之臣前却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禮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側未可據也

宋景文公曰夢得常作九日詩故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心故景文九日詩曰刘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礼疏羞籩之實糗餌粉次食鄭箋金之養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也又觀揚雄方言尔有此事苕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

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茲豈古  
人詩未用饅耶

晉宋人多稱何如云何戎何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何  
曠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  
稱則見於男子者如漢敬院碑陰有阿奉阿買阿吳等名韓退  
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今人呼丈人為太山或者謂太山有丈人峰故云據徠但載唐東封  
以張說為封禪使及以三公以下皆轉一官說以壻鄭鑑官九品因說  
迂五品姚元崇恠而問之鑑不能對黃若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  
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文人東南英註謂文人字俗以為婦翁翁之稱

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攷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註獻帝  
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松之  
宋元琴時云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當時

漫錄曰東坡詩歸未留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  
祖挺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干卷詩亦曰觀我春風金  
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知金叵羅  
羅為酒器然觀祖挺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下豈可亦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是短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怪怪二字莫知  
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稽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

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自多作經如  
曰難以為經

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投伐散他灰釘之望斯窮此二  
字出南史陳祖記九錫策曰妖首震懾邊請灰釘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陸曰千里萐菜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萐菜豉所出之  
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萐菜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  
名東坡詩曰每憐萐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萐菜坡意  
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羊君思千里萐張鉅山詩  
亦曰一出脩道重萐菜末下萐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為地

名矣前輩諸公之見如此不同僕嘗見湖云陳知之言千里地名在見  
康境上其地所產萐菜甚佳計末下亦多地名綱素稌記漁隱聚  
話皆引是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  
陽雜酒食品有一千里之萐僕謂之下亦見出此千里萐言者甚多  
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萐菜非閩燔衛梁太子  
啟曰吳愧千里之萐蜀慚七菜之賦吳均移千里萐美炙萬文名鱸  
千里之萐其見稱如此

貴耳集三卷

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己矣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貽書索諸婦  
報云子歸云非資治通鑑奚益於遷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悵



弥日因記意由錄一事必一畫名曰貴耳錄耳為人至貴言由音事  
言由听古人有入耳善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悵然錄之以  
灰喜此集之晚稟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熙元年十二月  
慈聖曹日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謗散朝  
政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  
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坡東始有  
黃州之謫

徽考寶錄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之伏章而久方起上問其  
故對曰適至舍所置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上問曰奎宿何  
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諧言不入維道

流之言出於儻恍然不為無補也

孝宗幸天竺及夷隱有禪僧相流見飛來峯問禪曰孰是飛來如  
何不飛去對曰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  
音菩薩問自念則如何曰求人不如求自己孝宗大喜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  
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季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章聖講周禮至有典端有塔禹問之柯亦講官答曰人臣卒給珍玉  
欲使骨不朽耳圣人曰人臣但要名之不朽何用骨焉

太宗熙陵書戒石銘賜群臣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天擣杭中所載孟果王文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

撫養惠綏正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鷄為理雷犢為規寬猛得所風  
俗可以無令侵宵無使瘡痍下民易霍上天難欺賦輿是切是困  
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尔俸尔祿民膏民脂為民交怒莫不  
仁慈勉尔為戎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尔可称投熙陵表出言簡  
理尽逐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文中缺甲申生繼辛  
鄒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言干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乙  
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闕後遭論四十年間  
有四甲三丑之驗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鄉輩

出自制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  
不克諧矣天室後曲遍繁声皆曰入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  
之曲皆曰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纖深可畏哉

紫岩張公謫居二水憂國耿々一慨然作九墨竹杖銘墨之銘曰存  
身予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晚斯為瀟湘之宝子將與之道遙  
節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尔危不特顛不扶焉用彼相何  
如哉

鄭衛之音皆淫声也夫子獨曰放鄭声不及衛音何音也衛詩所  
皆載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圣人之意矣本  
朝年号或者皆曰有識緯於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

九而上仙仁宗刘后並改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  
錢上字蔡景書自崇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云有意破  
宗魚心寧因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太曰士大夫皆京人有力者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其宗即未和天尊出揚礪之夢載諸國  
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等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十一百  
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余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  
無嗣用方士拜玉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玉帝即遣本仙為真  
宗嗣大仙辭之久玉帝云當遣幾今好人去相輔其仁宗在禁中  
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靴下殿即去之徽宗即江南李王神祖幸  
秘書閣江南李王嘗見其人物嚴雜再三笑訝繼見徽宗生所  
以文采風流過李百倍及比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典高宗  
章后生徽宗夢錢再三乞還兩浙夢文見与郑后言朕夜來被錢王  
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於錢塘百  
有余年豈非用其兩浙之夢乎

夷門忌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孺音耒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  
毛如漆中夜有聲如孺禁中皆曰云雷未諸閣分皆扁戶徽廟  
亦避之甚之登元金坐移時或往諸妃嬪榻中睡以手舞之亦温  
暖晚則自榻裹下而去罔知所之后或宮妃夢中有与未温同  
寢者即此孺也或者云未温之屬所化左傳云豕人立啼未必  
誣也

真宗或問陳搏國祚長之數陳奏云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處  
三百年前已先知紙錢之識

盜亦有道黃巢後為緇徒曾大剎禪道為叢林推重臨入寢  
時指脚云下有黃巢二字儂智高維邑州潰即逃往外夷方臘  
曰名朕此童貫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染落燕泥之句詩名昔三益十韻樂苑以為羽調曲  
玄怪錄載道三外唱阿雅益曲又有突教益皇帝益白鶴  
益神雀益踈勤滿產益歸國益唐詩媚賴吳娘唱是益便奏  
新声刮骨益謂之益者冷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  
曲也建業間因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腊兒新羅使者

多携松子贈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牙子

紹吳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之二勝環取  
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環成冒環進高廟日尚御畏有一伶者在  
旁高宗指還示之此環揚大尉進未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  
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為改色此所為工執藝事以諫王黼宅  
与寺為憐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澆出洗淨晒  
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囤  
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濟飢真定文曆寺  
有藏殿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是極可觀  
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

以前賜免折毀敕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体尤婉麗其後題曰善  
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臨安中危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  
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得厚獲而未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  
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其中有老於談命者不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  
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占命占得祿貴生旺皆  
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形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  
監司郡守帥問者日以殺人為事老者嘆服

緯略十二卷

宋高似孫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免者瑣者為緯略蓋  
與諸略相為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柳子厚漁翁詩款乃一声山水綠款音禩乃音霽唐劉言史瀟湘詩夷女  
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裝衣色新聞歌暖迺深峽裏暖知從何  
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言史之詩則又以款乃為泣舜之餘声大女皆  
能之不必為漁父擢舡相應声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元結系樂府  
款乃曲曰誰能歌款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  
空羨江月明者聞扣斷舟引釣歌此声始歌裴風起歌意愁雲在  
遺曲今何在遠為漁父行次山又有款乃歌五章、四句其中一章曰  
千里飛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傳橈靜听曲中意好是雲  
山韶獲音審其末章亦是泣舜之意也

東方朔蛟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與肉惡煙為掌所捫臣朔愚

顛名之曰民雀豹古今註曰河內有人馬溜地如黍米大取火燒皆作  
蚊蚋飛去因号蚊蚋為黍民潘子真詩詒載紫姑神蚊賦曰其来  
續：紛：如煙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方朔賦中字也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荆公以為虔字音見於鵲之彊易統卦曰  
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来而不知往此  
脩短之分也

司馬彪莊子註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曰明德馬  
后眉不施黛獨在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起居註曰河西王沮渠  
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書騰眉曰釋文曰黛代也滅去

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艷歌  
愁翠代黑宝瑟思青商張謂詩殘粧添右黛艷舞落金鈿用石  
代黛二字正通俗之也

雞鳴閔度皆曰孟嘗居出秦閔中雞未声閔未開下客為雞  
声群雞和之乃得出殺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閔丹為雞  
声遂逃前乎已有之也

佛高澄止坐繩床燒安息香况数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貧已集  
乃置澄傳曰襄國城斬水源暴暴謁勒問澄：曰今當劫龍  
取水田燒香盖始於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中  
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大餘其祭不

用牛羊唯燒禮拜此事又在佛蓋登之前也

鮮鳥語

和寃有鳥鳴書一卷  
生喬有鮮鳥語一石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

謝承後

漢書

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鵲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

覆車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州者秦仲知  
田傳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史記管輅聞有鳴鵲未在閣上其

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婦離婁候不過日

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

夫詐說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

管輅別傳

解六畜語廣漢陽翁偉能听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

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者曰彼

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亦罵之曰眇馬

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

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

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

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

盲南之馬先嘶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抱朴子分葛盧

來朝聞牛鳴日是生犧比皆用之矣

左傳

延尉沈僧照校獵

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国有边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荅

曰南山彪嘯所以知尔

梁典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為作諫

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為誅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隨筆

謂終風詩願言則嘆曰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

人嘖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言也此風自古固已有之按漢藝文志有嘖耳鳴古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嘖者亦古人深以為事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鼯嘖是為病也

唐科 志烈秋霜科 幽素科 詞禪文律科 岳牧科

詞標文苑科 蓄文藻之思科 抱儒素之業科 絕倫科

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 龔黃科 才膺管樂科 才位下科

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 文藝優長科 拔萃科 疾惡科

材堪經邦科 賢良方正科 直言極諫科 抱器懷能科

茂材異等科 文以經國科 藏名負俗科 文經邦國科

藻思清華科 宣風興化科 道侔伊呂科 手筆俊拔超越羣科

直言極諫科 哲人奇士逸倫屠屠科 良才異等科 文史兼優科

文儒異等科 博學通議科 文詞雅嚴科 將帥科

武足安邊科 高才沉淪草澤自奉科 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

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 王霸科 智謀將帥科 文詞透逸科

風雅古調科 詞藻宏麗科 樂道安貧科 諷諫主文科

文詞清麗科 經季優麗科 高蹈立園科 軍謀越衆科

孝悌流聞於鄉閭科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識洞韜略任將帥科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 堪任縣令科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才識無明茂於体用科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

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古人文章



虞世南文章婉綺

趙洵翰藻豪邁龐嚴詞華峭麗

崔文為文章婉

張說屬思精壯劉勰辭贍敏呂溫藻翰精富

楊炎文藻雄蔚

元翰用意精緻白居易文章精切

韓愈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雀祭不足多也

陸宸屬文敏速楊炎詞藻雄蔚

李賀辭向奇詭

李商隱塊邁奇古

李白清雄奔放

柳宗元卓偉精緻

徐堅屬文典厚

柳渾屬文簡拔

李翰為文精密

歐陽詹文章切深回後

王勃文章宏放

李華文辭繚麗

韋承慶為文迅捷

許景先屬辭豐美

得中和之氣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懷父五

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堯克之為君也壤父你也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斂釜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藝

所謂古戲也玄晏云皇甫謐考也十七時与從姑子果柳等擊壤于路則晉

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

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槌博也經曰壤以木為之前

廣後銳長尺四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

四年以手中壤敵之中者為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

繫壤賦曰淪衆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風托藝云罪一

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敵地之壤如今以錢取之

數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稽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

為巢而寢其上故人号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晉書曰酒臺二金塗環紐按周初六尋皆以舟郊司農曰舟下臺也  
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盞盞並出此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別剔藍籤一支以寄兄百陽禰祖曰仙人鄭思  
遠常騎鹿故人許隱藍痛求治許按鹿鬚及熟揮藍間即愈更  
按數筮與之所謂籤者皆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為之無足  
其者何必寄邪

服虔通俗文曰煮米糲所載食經曰作糲法近水則澁江西有所謂

米纜豈此類也隨筆載漢有行寃獄使者張敞殺繁

吳徭使者何並代河隄使者王正世直指使者景勝以官不書於百官

表因事乃見者按漢史又有監北軍使者武都水使者武稻田

使者昭勸田使者元護花使者成

唐兩省官上事比百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

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

坦傳載令狐綯薦為坦為知制誥裴休特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

初謂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床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

謂休弗然曰此令狐丞相之幸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

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听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

之壓角宋嘗公作掖坦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是又唐

國子祭酒李涪利誤曰兩省官上事曰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

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

之壓角自常侍以下南謂上差互相承實率禮敬何不為丞相  
設位於中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  
尊卑有序足以為議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  
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為道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  
立東北隅猶謂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  
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於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曰設氈褥於庭下北向再拜閣老  
一人別設褥位立東北隅侯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  
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旧儀煩閣老滯毫浦  
債費公移送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太宗賜房云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杜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  
所賜獨見公因泫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為黃銀者果何物鑄石屬  
其始鑄石也余放之若以鑄為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  
威儀曰君乘金而則黃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為年州  
刺史時出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滿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  
無所損山澤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為異物又虞世南天子  
廟堂碑太宗賜之王呈裁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為  
鑄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鑄石  
帶八胯唐固有自鑄帶也又按唐慎微證類本州載青霞  
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日華子論曰銀

砒凡十七水銀銀白賜銀曾青銀土碌銀生鉄銀生銅銀硫黃銀  
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礪石銀唯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丹  
砂銀黑鉛銀五者為真餘則假也本州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  
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雄黃雌黃銀也太宗賜帝  
之時如晦已死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  
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亦知黃銀為瑞  
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  
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与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  
此說尤明

陳簡齋以玉剛卯壽向薌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

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奠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除勵  
凶以通明玉南門不鍵有室則強三肅允侯既贈既禱曷以報  
我當以剛卯之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員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  
以辟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十六句  
四字皆如剛卯之銘之曰帝令祝融以教愛龍度疫癘痺  
莫我敢當說又文類釋穀曰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以又亥声  
凡又類凡又曰改大剛卯以逐鬼魁也普義如送之声讀若已然則一名  
而異製也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謂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其泉  
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子發闔蕙兮窮是也說文曰門扇鑲

謂之鋪首李尤平素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闔歷金環之華鋪是也風俗通文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上蟲謂之曰開汝頭見汝行蟲適出其頭般以是畫蓋之蟲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美我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鑿音歐今俗謂浮漚丁者也刘孝感詩金鋪玉瑣琉璃扉花鈿宝鏡織衣江抗詩兔影脉脉照金鋪虬水滴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往舞閣金鋪借日縣

西都賦曰華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狘魏都賦曰綺井列䟽以縣帶注曰䟽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首靈光殿賦曰貝折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吐咤垂

殊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䟽以懸帶運垂葩以倒披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辟玉箱顏延之七彈曰木寫雲氣土秘椒房既挺天而倒井又斷員而鏤方古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何淺水物所以壓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仲謂之闔人吳人謂之魚頂唯宮室詞觀謂之

程氏蕃露載李泌訪隱選異采恠木蟠枝以隱皆号曰养和入至今效之余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為龍养和皮陸皆者有詩皮詩壽木拳数尺天然行狀幽把疑傷脰節用恐破蛇痛置合月觀內買須雲肆頭科居携去

處煙兩太湖舟龜蒙養和名字好徧寄道情深所以親逋客  
兼能助五禽倚扇滄海望釣勝白雲吟不是道遙侶誰知物外心  
陸龜蒙態志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種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蚤夜  
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之障之名曰蟹斷其江之  
道故焉耳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插竹繩編之扈業亦此類也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譖贈之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陸  
機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也是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  
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是猶  
視尔如牧我貽握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溫尔宜於婦  
人應邵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暖也緇素素

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為男淫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  
所以女淫男以為頗得詩人深意皮日休詩白月半窻撰木序  
清泉一器授之焉殊不曉木序所出後請道藏直仙經載紫

### 薇天人撰木序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知流黃素梁簡文帝  
詩思婦流黃張東之詩少婦心流黃喬知之詩愁思流黃機  
王筠詩箱中取刃尺機上斷流黃蕭渾詩流黃未剪截顧  
野王詩為斷流黃機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按  
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緣為青之間紅為  
赤之間碧為白之間紫為黑之間流黃為黃之間故不用紅紫

言是間色也所以為間者類于垂啟曰東方木色青；加黃為綠；為東方之間也南方火；色赤；加白為紅江為南方之間色西方金；色白青加白為碧；為西方之間色北方水；色黑；加赤為紫；為北方之間色中央土；色黃加黑為流黃；為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尅土成以妹已嫁於甲是黃入青為綠火尅金唐以辛妹嫁於酉白入赤為紅金尅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為碧水尅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黑為紫土尅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為流黃余謂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青與白謂之辛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釵綢繆若辟環致拳；指環致慇勤耳珠致區；春囊致扣；條脫致契閣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卷乃以傷悔焉

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一卷應邵以為黃帝所作也

子為陽之始午為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辛謂之陰區陽此納于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為西索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而三為火為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此為納音也但數其千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合五百十一律合六十三音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克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  
省穿荷葉菱花骨雁兒此用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子  
同巢共歡以相保晉王戲敵之詩客從遠方來言欲致交趾遠  
行無他必負唯有鳳皇子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  
圓古郊字

佛佛讀曰佛：惟前披髮操竹獲人則喚辰啟其目終亦  
號吡及為我戮物類相感志曰佛：出西南垂宋建武中安  
昌縣進惟雄二頭帝曰吾聞佛：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  
之對曰佛：見人喜笑：則下辰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  
髮血可染衣似備候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

使人見鬼啼命工畜之元禎詩佛：穿箇格程：置履馳佛房佛  
切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肉柱膚才美如  
珧王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趙德麟侯鯖集曰韓  
退之詩所云甲馬柱正謂此字書曰珧唇甲可飾物尔雅釋弓曰  
弓有緣以金為之謂之銳以玉為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  
有珧字也東坡詩金釐玉贍飲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用柱字  
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嶮山憐疊嶂却用瑤字也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侍中奏開宮殿  
開及城門未明午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奏請中嚴即官五



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樞三鼓為三嚴侍中書令以下  
俱詣西閣奉迎鳧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  
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更者亦以鼓也

淮南子曰九嶷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郝昂蚌  
鵲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為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汭潮居  
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曰晚道吳江  
如此漁者業庶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  
事十數林和靖詩亦魯用茶事二字茶事尤清絕梁王筠  
寓直詩霜被守富槐風驚護門竹按貫寧物類志曰護  
門炒出常出山北有之彼處人取之置於門戶上夜或有過其門

其炒則必比之有盜者皆驚奔矣彼俗手為護門草一旦灵炒也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矣貫休詩欲贈之以紫  
玉尺白銀鑄蓋用此

耶悉若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携至廣之間家愛其香氣  
人家皆種植之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若今之素也聲漢遼安二十四年

吳蔣呂蒙病孫權為之命道士於星辰下為清命醮之法當  
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雪坛當醮月孤  
明李商隱詩通灵夜醮達清晨趙嘏詩夜醮齋坛鶴未迴醮之  
礼至唐盛矣隨煬帝詩清心礼七真馬戴詩三更礼星斗薛能  
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曰

漢武清齋漢日册書內官衣上卷雲車壇上月明官殿閒仰看星斗  
礼空虚漢武帝時已如此

沈約謝北蘇啓曰曠阻陰之外眇絕蒲梅海之東自非神方所  
引莫或輕至按西河旧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克肥  
乳酪好當是此類

鳳尾諾齊高帝使江夏即玉字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其麟賜  
之盖諸侯笑奏皆批曰諾字有尾若鳳焉盖化書也有特三  
畫求曰乃楊妃上馬圖題陳宏二字筆力甚精致又有兩墨迹  
如飛燕狀類鳳尾者殊不可曉徐放之乃江南李王花書曰陳宏  
者會稽人天寶間妙如畫畫嘗寫明皇御容二圖筆墨之妙

不可贊嘆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門前待貴妃  
尚不見君王一迴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即此二圖也蔡天啓集中尔有此  
詩程子山題陳宏画明皇太真醜醜面太真上馬圖詩並繼春  
風禁御遊外聞底事上心頭騎馭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  
愁何環百轉巧專寵自是三郎駭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  
回一顧特遲余所得三圖即此本也

文与可朱櫻歌君王日午坐倚蘭翡翠一盤江靺鞨然靺鞨  
二字人少用按唐室記曰紅靺鞨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  
如不可傷之甚聖不可破施此事於櫻亦尤為奇功

楊文公龍泉金沙塔院記曰金仙氏之教有自来矣天毒之困

紀于山紅竺乾之師聞于柱史西京名將得休屠祭天之人東  
漢諸王為蒲塞業門之公道之行也源遠乎哉此可謂善用  
事最是山海經老子二事古今人皆不用可謂博而能用者  
克賜舜以昭華之玉帝王世紀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  
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吹息  
立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博物志度信詩更愛昭華玉  
胡文恭公詩仙致昭華玉唯夏英公詩昭華瑞琯中乃用  
琯字也

桓玄受重畫書每以示賓客有不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手作  
画、大點字玄惋惜移時張彥遠名画記所謂上有晉人寒具油者是

也寒具二字出周禮籩人柱曰清明未食先進寒具實人籩籩齊民  
要術食經曰寒具今之餠餅也劉禹錫佳話有寒具詩云纖  
手搓來玉數日得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偏  
佳人纏臂金乃以稔頭為寒具也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城都見絲帛鋪榜曰翠色真經殊  
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稽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潔  
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于純素声翠取其鮮明也  
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欲流盖用鄉語故翁繫節大喜

潮溪先生

捫虱新話

十五卷

說郭第八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  
但今人未能嘗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尔吾無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立也不知所隱何事顏回在  
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  
者何道子且子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不言而喻不  
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為物  
遊魂為变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  
以知此其得力處曾子病啓而易箒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

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  
全不教究以六經為說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為存浮屠氏  
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設語者之所以得四其欺誑而不顧也耶  
讀者須知出入法恍惚當求所以出見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  
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書  
則又死在下言惟知出知入力盡讀書之法也

作文章實首尾相應桓温見入陣焉曰此常山勢也較手其  
首則尾應較手其尾則首應較手其中則首尾俱應余謂  
此特非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  
乃為太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

折三致意乃成章直此亦常規勢也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  
不勉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三經術  
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  
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  
扣然也至今李語之家又皆逐影吠声未嘗有公論實不  
見古人用心處余每為之戴息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  
於傳變之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忠臣年祚長久至  
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  
髡髮石胡亂華乃弥厥禁主庸臣佞政雷祚短事佛  
致然愈待敷行其詞尔愈以人主無不致壽考以此劫之

莫其諫其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曰  
金誠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成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  
听諫費詭言於文帝曰生為明帝死為明神願城之廟  
右為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武不能忘  
也使愈常此時度其說得行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逆之  
戒大異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之語當時無賢愚皆是以為教馬絕然余觀瘦言馬射  
賦已云落花與蓋其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  
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崔白為勝及觀歐陽集

古錄隨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  
與岩桂分聚則有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遂甚遠

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  
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比無韻  
而以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達歇詩  
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而向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  
盡日在上我坐中央為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  
妙斷且如老杜雲黃四娘家花滿溪千朵萬朵壓枝底比  
又可兼其大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鷓鴣對  
浮沉便有閱：雕鳩在河之州氣象全亦謂淵明遠：覆村人

依依墟里犬吠深卷中鷄鳴桑樹間當以幽風詩也七月  
相表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余每見人愛誦影搖千  
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為功比與見當家子弟  
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姿溜雨四十圍代色參天二  
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始可論文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淵具  
體叔敖後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  
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擬古詩來閱有擬古文者余謂  
之為樊宗師作墓志便以宗師為東野而歐公集中擬  
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舒靡不照

耳不然非吾君也何其言之似我君也

山谷嘗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為迂然以余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樂道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及似也東坡未嘗耳知陶詩百余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若陶詩休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襟休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其韓退之謂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醉紅裙然余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日有三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得一合彈琵琶筆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字者耶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是又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有悞處魏夫人夜遊圖詩曰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野語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六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師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反魂此一張麗華事

而坡作東昏候用之坡入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工池乃是扁鵲又有詩云俄令司馬能饒石柰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紀撤曲日操蓋云發立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叔罷魚豚稅東子弥陀共一龕褚遂良曰食清齊弥勒同龕非弥陀也比類非一蓋惟大才方可闕畧余人正不可李余与林邦朝論詩及四字兩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見有脂粉氣不似珠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余謂因樂天句似美梨花王穀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唐菊花而王荆公以為總不如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以閣提花邦翰撫掌曰五字比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韓文以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比所謂詩曰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麗而散句之中暗有古謂步驟馳驅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此如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則變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斲全痕信是如丸彈矣退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故於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則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退之文又但為押韻文者是未足



為韓杜之病乎文中。有詩有文。嘗有知者。領於此語。

唐人詩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旧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竟於花草上。點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於花亭上。嫩綠揚。匿影之處。畫一美婦人。任几闌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畫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同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詩曰。上宮春色四時在。曰。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耶。顧愷之善畫。時人以因為痴。張長史。王書。而人以為癡。手謂二人之所以精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王右軍本學衛大夫。其後遂妙。天下所為風期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

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前代牌額。必先掛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位凌雲臺。王至高。年誕書牌。即目皓首。此先掛之驗也。則先立而後掛。唐吐笑承。壘欲立石紀德。李絳上書請罷之。帝吾命百牛。例之。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而後立。

我鳥有鬼。兔亦有鬼。掩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覩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我鳥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掃人履履服物。着其上。乃使覩視之。告曰。若能觀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頭白。我鳥立墓上。所以不即白。我鳥然。我鳥死亦有鬼也。稽神祿云。揚厲。

亦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一魚有如是者三即其草中  
而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有鬼也我鳥有鬼兔亦有鬼而院膳作魚  
論

東坡嘗與例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公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  
千百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  
一俗議也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余以為拙亦似懶俗亦似放玉世

清活十局

宋釋文瑩

餘杭人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真為命恭政李至專  
掌一日李昉宋其徐鉉三學士扣新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懼

曰扁鑰誠某所掌籤函中塞嚴秘難啓奈諸君非我敢窺不

便三人者嘆位至請無慮上文明玉車苟觀書得猶愈他答乎

因強拉秘鑰啓竊至密遣閣士文奏上之亟走就閣賜飯仍令

尺出昌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於三館之次

及人仍以飛白問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

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受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

成之俚無足取夫孝為百行之本卿果玉勒石朕不惜鄉為寫

孝經本刻於閣以敦教化也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

光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

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黃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

按原命色比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方朝多觀六合平定為興  
澶淵凱旋萬城富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現也克明本進士  
獻文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黃夷簡間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做幙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  
初太祖賜做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遺夷簡謝於朝將歸  
上謂夷簡日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外建離宮規模壯  
不減江渚羨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  
金煜倔强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  
然則將以精兵堅甲秦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  
可斬日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散幣

三見於天矣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悅首而  
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  
為對始婦見做固不匿尽以天訓授之遂称疾於安溪別  
案保身潜通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蘇甲嫩春山幾  
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澤感中平歸朝為光祿少卿  
後終以壽焉

太祖嘗遣趙普曰卿若不倦讀書令臣各各立售口執高梁  
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太祖亦固是廣閱經史李  
瀚及第於和凝相傍下后以坐主同住學士會凝作相凝為  
承旨邊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問和相曰閣悉取畫書器玩留

一詩於榻携之去生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熬魚頭玉  
當曰閣多玆玩可作西齊潤筆否

社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且請觀審視太祖  
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具於福寧宮憲臨之祖宗以謂陽之重  
終宴待焉及為壽之際二帝皆奉觴到拜樂人吏皆有祖能  
首文致詞於簾陛之珍其畧曰前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  
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時愛之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有賈表詣五全斌請降  
帥表其母建官居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賜厚勞之別賜茶藥  
慰其母手詔也之日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欲過度往

詔擬於庭有司始陵昶至闕令衛獻俘于太廟一以罷之車駕親  
勞於近郊止令索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舍元殿備禮見之預召有  
司其右掖門東耳大地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為中書令  
秦國公給巨鎮節奉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是三  
公之扶初其每統至闕上以禁奉眉至官庭嬪御扶掖親酌  
酒飲之曰母但寬衷勿念卿玉無異之日又送母歸蜀奏曰妾家本  
太原若許妾還并門死忽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其言識大善日  
侯平刘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酌  
地日尔貪生朱埋不能納疆於真主又不能死社稷是誰咎乎吾  
以汝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太

祖生於西京中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声駐蹕以鞭指其巷否  
求之果得然太祖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者迁都之意李懷志為  
云騎指揮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詐流漕運雖廩可仰意  
萬不煩飛輶况國帑童兵宗廟禁掖若秦山之安根本不可搖  
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為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便  
衣服孤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  
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日為陵名曰永昌  
是歲果晏駕

唐陸禋續水經嘗言蛇雄遺卵於地千年而於蛟龍屬漢武  
帝元封中尋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

害於一方紅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自  
擊手此事方脫忽茂草中一雌雄飛起夫余翹羽零落復入州中數  
四不絕久而不出余切怪之雄草往視果一巨蛇二雌雄蟠結盤糾  
津沫狼藉斯頃雄驚而飛蛇亦入草始驗禋之說不誣

太宗御廐一馬號碧御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於双勒間圍入  
銅絲稍跛倚失恭則啼嚙乳噴怒不可解從太原上下岡坡  
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屋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  
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鳴宴駕裴頰骨立真宗  
遣以皇輦於熙令陵數月遂斃詔以弊幃埋於桃花犬之  
旁先主李昇受吳主禪奉為諫皇璉皇長子也先封璉

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遇寒食飲令失節卒於池口舟中  
十九歲初先主地四女連納之為妃賢明溫倣容範絕世及禪  
代慘戚連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如葷血惟誦  
佛書但自稱未忘人朝焚香對佛自誓曰願見生世莫  
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中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反光如剪  
練長丈餘自口而出歛溫軟如生至感悼哽痛詔李建訓  
勲刻勲刻牌宮中紀其異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常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  
不進列鞍戀筆之流血割手疆却立鉉貽書於餘抗沙門梵寧  
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府留糟隨毀者乃定

鉉斮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  
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總溫之遂爛焉

孔承恭上言舉令文中賤避貴之類四條乞置木牌立於郵堦以為  
民言舒之行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長少輕重各自相避並  
訖何必又云去避未此義我安在承恭曰此必戒不去來者互相回避尔  
上不然借使去來相避上是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焉能一  
一相避哉但恐律者別有他意其精細若是

乙卯避暑錄話

三

宋葉夢得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江下臨江  
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推乃客往

游遣人走邾伯取荷花斗余乃以盡盆分挿百許盆與客相間過  
酒行即遣奴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徃侵夜載  
月而歸余紹聖王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  
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  
詩所為雅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  
公時事甚詳迎來幾四十余年念之猶在目今小池植蓮雖不多  
未歲花開當與山中二客修此故事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  
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數十人萬稍  
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比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

收以自養曰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悅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  
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  
此法者亦仁人也夫以弃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  
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五凡得兒者  
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其多  
者嘗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為定事按籍給券凡三  
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民  
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劉貴父言杜子每詩所  
謂功曹非復蕭何以為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然鄧氏子  
何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實為功曹則子美亦未心誠用

此事今日見汪洋舍人云漢書曰高祖紀言蕭何為主吏孟康註  
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  
議讀史者亦不可詳也

揚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為小詩示富貴儼言今四子偕為主  
各能為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為所窺世宗遂不復作當時必  
不甚佳故儼云尔非老宗吳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為  
忤又安能即弁去信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  
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執負或以一  
半寄周執負其在上則協韻祿山恐曰豈可使周執負壓我也使  
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祿山耳因讀祿山

事亦及之聊拈一笑○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寺王珣  
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為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死甚  
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岩洞有岩出寺西北偶然亦不甚壯  
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復由邊有虎趾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  
能為流唯虎丘最奇盖何山不如招隱不如虎丘平江北數經  
亂兵踐破猶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灘在洞廬二十余里兩山聳起  
壁立連亘七里土人為之龍訛為龍言若龍中目謂初至為人  
龍斃為出龍本音閩江反犇湍急以為若龍謬也七里之間  
皆灘瀨曰沈約詩誤為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  
正公為守時始作祠堂山上舍僧守之山陵無平地不能為重



屋東西二鈞臺及各怪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  
臺山平安坐數十人目以名尔郭文居天柱峯在於杭縣界今  
為洞霄公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送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  
在浙西數州之間其四吾皆執遊而洞霄宮拒吳山元三百里吾  
今宮事三十年獨未暇二至孰謂吾為受暑者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曾  
公之言人以為詼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家安國同為郎成  
都人詹丕為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事省上章駁手之其辭略  
云謹按官人財闖冗臨事冬烘並以其蜀人聞者無不嘆之婦  
人疫莫大於產屬倉卒為痛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

曰嘗見杜士作醫准一局真二記郝真子婦產四日瘦疫載耶子  
皆反張士以為產病与大豆紫陽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  
絕備在辱中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  
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樂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  
至至連進三劑遂能宜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陽不可  
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局四明温台間山各多產以困然種  
類不一食之間有中者往至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亦有僧  
教掘地冷水撓之令濁沙須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  
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以困食之嘆不止客俗言笑茵者居山間不  
可不知此法也

刘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常安有得古鐵刃以獻製  
作極切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又莫有識者原甫  
曰此赫連教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  
雀云問之乃稱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  
玉印遣之者其文曰周亞夫印公曰此漢候侯印尚存於今也凝而  
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使記盧維之孫他人風俗亞候而漢書作  
惡谷是也聞者始大服曰歎史倏侯名遂作惡父之亞求必然春  
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釋其美稱亦有以惡  
名者安知亞天不為惡夫也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  
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人寇城幾陷其後有動而儂智高

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蓋知其不祥  
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禮不可解佛豈為是也哉以五行傳推  
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  
佛坐高丈余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方人駭  
既時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晉宋間佛季初行其徒猶未有  
僧稱通曰道人其性則皆從所授季如之道本性開季於夏兼  
為文帝道猷本姓馮季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  
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釋姓氏以釋奉  
佛者楊黑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姓也貧送亦是當時  
儀到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亦尊禮許其不名云尔今及

以名相乎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逆之言瘠矣

明皇幸蜀臣李思訓書載宗室汝南郡王仲忽余家嘗見其墓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被徑路隱顯潏然一有數百里之勢相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宦女導引從畧俗道傍瓜團宮女有帥團即回未瓜者或諱為摘瓜畚而疑者議元禎望雲騷歌有騎騾幸蜀之語倉卒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洛不能以者山谷間民皆冠白布以為蜀能人為諸晉孔明服所居深遠也後遂不除然不是他書

禹貢導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詞蘇子美卜居吳下前者積水即吳公王僚開以為世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為水渺渺之狀不以為地呂別則居失之矣滄浪猶言嵒家桐栢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嵒家相栢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曰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流水伏流至齊而始見况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流故亦渭之汝水乃知聖經言一子未嘗無也桑飲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潮江出三尺

子都鉞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尔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未蓋象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浙江即浙字飲誤分為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點南垂中者是矣即今自分為水縣出桐廬号飲港者与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人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唐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務女請水与若雲言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不遇俱行與之其送食惟菜與油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臭使伺外間以為侯邁謹守踰月忽糧尽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

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把鮓送之不無他物子瞻大駭之免不將以其哀於上而無以自通乃作二詩寄子田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已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共血動心自是遂意欲从寬釋凡為閑之者皆推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凄風動琅當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陽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巨愚昧自亡身百年未湏了还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来生未了姻婦人以姬為称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

以未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咸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迎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耳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由詩言主姬之誤也

樂君達州人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所讀令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甚貧不自理有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遇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

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時先君遺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期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且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遍不倦少聞必曳履慢聲柳楊吟誦不絕躡其後听之則延寫之書也群兒或竊効斬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為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古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余相極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此也

兵吳以未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舞壁伏匿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褓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自得其處於

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卒弃之道旁以去黑  
相望哀哉此虎狼所忍蓋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為縣毬隨兒大  
小為之縛至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玄田甘草末臨  
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實之自不能作聲而綿  
縣軟不傷口兒或接板以揭饒州道士已有冬虜自江西犯饒  
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

顛仆流膏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雖小衛亦有足活  
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許幹嘗為余道人願廣  
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明道雜志一与

宋張太史名文潛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  
而壇豈如孔魏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為壇祭之禮不如屋則  
何必社稷天地圓立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  
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魏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有此古  
祭用主安能以魏然而坐乎退之未三思也呂與叔張安人語張安  
有安民者家藏唐明皇鬪髀作此金色其家事之甚謹  
因尔家富達有子得官遂為族盛後其家拆居鬪髀遂  
斧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為性安人  
豈腦令生大咲

河豚魚水族之其味也而世傳以為毒能殺人中毒則文見

脹亟急不潔食之乃可解不尔必死蘇子瞻在資善堂與  
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  
真是消得死人服以為精要其云其子可食其子如一大粟而  
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  
花末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撒  
攬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若不用此直云用不  
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豆附子之屬

經傳中無媻與姁子孝其說媻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姁仍旧母

字二合呼也

一合如真言中合  
兩字音為一

士人有双漸者性滑稽嘗為縣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

因前言長官可同飲三杯否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  
盃礼尚往未請上坐獨吃八棒寬管遣之

松優記聞三

宋洪忠宣公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魏為之勿吉隋唐謂之靺  
鞨開皇中遣使貢獻之帝因晏勞之使者及其徒舞起於前曲  
折皆為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當作用兵  
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樹之則色微  
黑熬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處至百步  
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  
真以象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

人開元中其酋耒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  
都督刺史廟廷為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記唐世朝  
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曾寇登州湖海繫走之  
其後壁契丹諱更為女直契冊之諱俗訛為女資居混同江之  
南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  
后有酋豪受其宣命為守領者號太帥契丹自賓州混同江  
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余嘗自賓州涉江過其寨守禦以慶  
曆所存者數十家甘練生女真酋長乃新羅人完顏氏顏猶漢  
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守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  
女真酋長多万户其一適屯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

餘生二子其長即胡耒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帥無子以其姪阿骨

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闡棘乃令文烈歸宗

回鶻自唐末寢微本朝成盛時有人居秦州為熟戶者女真破

陝悉從之燕山其涼瓜沙日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

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

眼睫而下多虬髯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暫佛其中每各心封

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

則衣袈裟作西竺話燕人或伴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

皙目着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沙幕以幕首而見自其屋

秦州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灼未儀者又



母則同吾女則与某人某人睡以多為勝風俗皆然

盟熟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徒置黃龍間府南北餘里  
曰賓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赤河黑水也部蕩雞處以以  
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豪  
兒月夕被被則相率携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  
間令侍坐與之酒即飲亦有起舞歌謠以侑觴者鮮後相契調謹往  
及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推乃去者父母  
皆不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歸寧謂之拜門因執  
子婿之禮其俗皆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采器  
好真盡它人歎其不驗者三彈止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

遇毒而斃者旋多李姓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五千百  
里以石累城是東並海其王曰大為姓右姓曰高張揚富貴鳥  
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姑大氏與  
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它游間則必謀寔  
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竟者九人則群聚而詆之爭  
以忌嫉相凌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  
侍婢惟勃海無之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心歌薦  
枕者其國曰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  
清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閹閹  
高者女真寢忿遂叛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

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側置地中封土數尺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水始泮遼主必至其地斲金冰釣魚放文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搏為之打女真

女真旧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幾年間之則曰我見草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漸染華鳳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候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土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因忌用次日令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俗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

罪外七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則從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室化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器鏹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王者殺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其茶食以贖謂羊酒殺饌之數次則携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金燕亦如此

胡俗旧無儀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居同食炙服烹脯音膊肉也以餘肉知慕菜擣白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嘗吳乞買称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国新制大抵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則立者  
率皆自便非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  
妬忌漢兒莫不唾罵以為古無此法曾藏獲之不若也金国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郡大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  
採者纔二三尔

戊午夏熙州野外滌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  
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為龍所戲畧無惧色三  
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來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壯馬  
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竟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禱之害  
熙州嘗以面示刘象刘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是年五月汴都康

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雹亘數十里雹大小不等首足名皆具初  
漢兒至曲阜方發宣圣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曰孔子何人對  
曰古人之大聖人曰大圣人墳墓豈可斧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無明書

五局

唐丘光庭

国子太學博士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宗均以媧人伏羲神農為  
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  
帝為三皇月日女媧媧人祝融經典未嘗以皇帝言之又不承  
伍行之運蓋西朝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  
於三皇哉則之諸家之論惟安國為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  
頊帝譽唐堯虞舜為五帝比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

帝座星也司馬遷以皇帝顛頊帝吝唐堯虞舜為五帝明曰  
鄭康成以女媧為皇軒轅為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  
不為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為允當者也司  
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皇帝其為踈畧一至於斯惟安國精詳可  
為定論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氣  
之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皇也明曰康成奉其遠來為通論  
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禘也公平通達奉事  
禘禘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  
皇者帝者皆法天為名非取皇為号也或曰子以軒轅為皇何  
故為之皇帝答曰凡言有通拆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  
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  
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虞嫌疑問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  
當為屨字之誤也文章之体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  
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  
頭着屨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且無帶着時不必低頭知履  
當為屨傳寫之誤也

爛柯山相傳曰昔人來樵於山中見二人奕棋於松下因坐而看之  
及棋罷而歸斧柯已爛至家三歲矣因名其山曰爛柯明白此  
傳事維有循而理且不通何者仙凡維殊而歲月無異故華

表鶴云有鳥于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彼此千年也且仙家行  
止不離人間共茲日月之下縱使仙能變化復何受於天日月哉易  
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不別山川又同三年之中凡幾風雨雪塞暑晝夜將何以蔽  
以敗昭明若是仙山元無燥溼則不當朽爛於柯也且仙人神思  
回應敏妙何三年之次方終一局哉由此論誠為妄矣或曰子  
稱為妄其山何得此名答曰山名自遠必當有所謂但以時經  
喪亡圖籍散亂後人不知其由臆為之說耳天下有山獨主  
者而州縣高皆云其山自自蜀飛來明曰按耳爾雅釋  
山云獨者蜀也然則凡山孤絕四面不與衆山連皆名為

蜀而云自蜀飛來一何誣謬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為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  
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  
東即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夫  
夫皆出其下尋其所行止元入江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  
守通會稽非浙江乎答曰秦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為會稽  
郡其治所台在吳即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  
千人非蘇州而何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為江左明白此拋大路而言紉而論之左  
當為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

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分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公三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聩于歲夜行迷道陽布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河故謂河東為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為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康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為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傳寫悞也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日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獲鞮者謂之徒跣今又姬蓋三徒跣非徒行也故下

之曹公身之中鞮

虜廷事實

十局

宋大惟簡 燕山進士

姓氏女真部族種類不同有夾谷亦盞溫孰馳滿納今徒丹烏古論烏林巷紇石烈等數十姓各以其先世所居地名為列惟完顏一姓則有異焉蓋其遠祖因避罪自高晉而至女真後立神功聖德碑於燕城之西參如政事韓昉作文翰林承旨字文虛中書翰林待制吳激之額其碑自序出於高麗云風俗 女真風俗初甚淳質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為貴隣人醞酒欲熟則烹鮮擊手肥邀而主於其家無貴賤老幼圍坐而飲酒酣則賓主迭為歌舞以相誇尚今則稍知禮不復如乎

杖責 虜中上自宰相公下至判司轉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  
如在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人之人以杖箠之數足  
則止名曰御斲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其本家量輕重而杖之  
名曰監以為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拜天 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寬敞之  
地多設酒體宰餼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  
貴賤老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則金帛賞之不中者則禡  
衣以辱之射柳既罷則張晏飲以為極樂也

黃鼠 沙漠之野地多黃鼠畜豆穀於其地以為食用村民欲得  
之則以水灌其穴遂出而有獲見其城邑有賣者去皮刻腹  
極甚肥大虜人相說以為珍味則知蘇屬國奉使時胡婦野鼠而  
食之者正謂此也

婚聘 虜人風俗取婦於家而其未身死不令歸宗則兄弟姪皆得  
以聘之有妻其繼母者与豕犬何異漢兒然不然知其非礼法也

過醜 全國上至朝下至州郡皆有過醜之礼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  
間聚婦生子若迎接天使奉州官之類則以酒米為具及有  
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諸物以相贈遺主人乃其酒於賓以  
相贊祝祈懇名曰過醜如此恩釋怨不如是者為不知礼放偷  
虜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謂之放偷俗以為常官亦不能禁  
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謹則衣裳器用也 早乘之屬為人竊

去隔三兩日聞主人知其所在則以酒食餞之方得下勿止有室女隨其家人出遊或家在僻靜處為男子劫持去侵月餘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禮聘之則放偷之弊是何禮法披乘胡兒自古以來被髮左衽習以為俗安有知衣冠之化為可貴耶頃年初創墓有女真契丹之人有為公相尚書侍郎者從漢法例當被乘髮皆病頭悶身痒及以苦譯而語人曰都被尔漢人立法拘束殺我輩也受苦受辱此誠可笑

啞揖 漢兒士大夫見上位者年及久潤交友則進退周旋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象可啞笑契丹之人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喪葬

北人喪葬之禮蓋各不同道體然後瘞之喪之凶禮一如中原女真則以木槽盛之葬於山林無有封樹惟契丹一種侍有異為其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貫以香藥塩鹽斃五絲維之又以夾箒帚箇刺於皮膚滲其膏血且用金針為面具銅絲終其手足即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為帝艸信有之血法嘗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信牢酒饌以為祭奠名曰燒飯乃跪隣而哭乃以小刀輕舐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離坐飲酒舞弄極其歡笑此何禮也

釋奠 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霫舊地其府中  
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契丹曰



張宴有胡婦數人蔽服靚裝登於殿上

不瞻顧中

此影胡者是何神道答者曰便是罵我夷狄之有君聚皆發

寺塔 燕山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憫中即下有石刻云唐

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歿於王事所以建此寺而薦福也東

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云安祿寺史思明所建矣抱朴子 葛洪

解書曰無腸公子龜曰先知君 雲英雲珠母雲掖謂之五雲南海之

中蕭丘之上有自然之火常以春起而秋立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

上純生一種木火起着此木之蟲為火所着但小焦里人或以為

薪者如常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復更

用如此無窮

杜子徵服天門冬街十之八 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一抱朴子

從祖先公每大醉及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月乃出者正以能閉氣

胎息故耳一左慈以氣禁水為蓮蓮三丈禁庭水著中露路庭之

大寒不冰

志雅堂雜抄 一 周密

龍共聖牙云禊房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隨諸臣御位然則

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廖虛中群玉號約州鄭武人登科為賈師憲平意之客

嘗為大府丞知某州嘗以在翹館不起於咸淳間也

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綿古二十一

通真仍

墨模幾與真本並行又小字帖十卷王作賈氏

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畝陳簡齋去非姜克章任希夷

柳南家遺墨十小司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玉用起翻

開定式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以勇爵絲髮無遺恨

幾与定本相乱又展為小字刻之天壁石取世彩堂蓋其堂名

高宗朝手卷益前上用乾封圓印其下用希世藏画卷後下用

紹興印墨迹無上面封印止有希世紹興中徽宗朝王迹用

雙龍鳳印用泥金題松青挾簽頭

沈草蓬云以煮酒脚圖金瑛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極妙節

琴名手唐雷霄雷威亮比日蜀人沈錄張鉞皆江南人

蔡嚴僧智仁衛中正慶仁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並

宋人元豐間米元章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大正後人其後並不用

之金花定腕用大蒜斗調金猶益然後再入窰燒永不脫腕凡鑲工

捕王用石搗皮斗則見水不脫箍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何種定却於烈日中晒令十分乾

仍用燒縫上令極熱却以好歷青末摻縫處令融液入縫

內令滿更用火畧烘塗開承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

伯幾云今所謂骨融犀乃老角也以至毒宜解毒故曰蠶毒

犀宜起殿所藏殿玉長三尺餘一段玉文淳精甚三代

後歸大金今入大之元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

日

治閣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澆油金滿作捻點灯令著  
滅之以烟薰喉門即吐血而消

孫壁云耳暴聾用金燭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聲即愈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強殼大栗碎為乾末傳之立止或倉卒  
用生粟傳亦得暑天席子用黃瓜摩之即消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姜黃湯浸一宿洗淨二四甘草  
一兩炒各細末入鹽點碎歲瘡之氣極妙

治喉痺并生乳鵝蝦蟇之鳳尾草洗淨搗細入鹽末相梅肉  
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  
P 絨斗以鵝毛掃患處隨手

吐痰即消鄭金曜有小十一 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

傳瘡上屢施於人良驗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  
右邊轉筆正在石皮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

其面字亦一字與第王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旧本  
即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笔法且倍以此觀之今之所見皆  
非旧本之也

衡州有花光山長老仲二能作墨梅所謂花光梅是也

李公麟山陰孟益許玄度三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維用米姓之印  
米元章與伯詩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符  
於山陰南唐顧如中筆

老僧字

傳伯時率然弄筆時

放逐之思元禮壬戌正月五日與何益之李公麟魏季通同著

李宗記

此通

說郭卷第八

正

1-X